

國立政治大學

勞工研究所碩士論文

Institute for Labour Research

Nation Chengchi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持旅遊簽證的季節性移工—
泰籍野莓採集工在芬蘭的勞動處境
Seasonal Migrant Workers with Tourist Visa—
The Case Studies of Thai Wild Berries Pickers in Finland

研究生：詹力穎

指導教授：劉梅君 博士

中華民國 100 年 1 月

目 錄

第一章 研究背景簡介.....	1
一、緣起.....	1
二、研究背景.....	3
三、研究方法.....	6
(一) 研究目的.....	6
(二) 研究問題.....	6
(三) 資料來源.....	7
1、文獻蒐集與分析.....	7
2、間接訪談.....	8
(四) 研究限制.....	8
第二章 外籍勞工之勞動處境.....	9
一、外籍勞工的定義.....	9
二、全球化下的外籍勞工處境.....	9
三、全球化下的外籍農業勞工處境.....	13
四、國際組織對改善外籍勞工處境的公約與策略.....	15
六、就業於次級勞動市場且易遭受社會排除處境.....	18
第三章 芬蘭引進外籍野莓採集工的社會脈絡.....	22
一、芬蘭概況.....	22
二、芬蘭的社會民主勞資關係模式.....	23
三、芬蘭常見的野莓種類及其生長氣候.....	30
四、野莓食品加工公司之概況.....	31
五、引進外籍野莓採集工的主要理由.....	33
六、外籍野莓採集工在芬蘭工作的法律依據.....	36
第四章：芬蘭的泰籍野莓採集工之勞動處境.....	39
一、泰國籍野莓採集工的背景.....	39
二、小農們借貸到芬蘭採集野莓.....	42
三、外籍野莓採集工的工作條件.....	43
四、外籍野莓採集工的居住條件.....	47
五、野莓的賣價.....	50
六、不論成功或失敗，風險由野莓採集工一肩扛下.....	51
第五章：瑞典經驗及芬蘭的政策回應.....	54
一、瑞典經驗：保障薪資政策.....	54
二、芬蘭政府、資方、勞方團體及學者意見.....	60
(一) 芬蘭政府的調查報告及政策方向.....	60

(二) 食品加工公司之觀點.....	65
(三) 泰國勞工與泰國勞工團體之觀點.....	68
(四) 芬蘭工會之觀點.....	71
(五) 學者之觀點.....	72
第六章：問題討論與結論.....	73
一、問題與討論.....	73
二、結論.....	78
參 考 文 獻.....	81
一、外文文獻.....	81
二、中文文獻.....	89
附 件.....	90
【附件一】.....	90
自然保護法 第 36 條.....	90
The Nature Conservation Act 1096/1996, Section 36.....	90
【附件二】.....	91
節錄芬蘭外國人法 第 1-3, 11, 81-86 條.....	91
一內政部.....	91
Aliens Act Section 1-3, 11, 81-86 –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91

圖表目錄

圖目錄

圖 1：芬蘭地圖.....	22
圖 2：芬蘭的勞動市場組織.....	24
圖 3：2007 年歐盟會員國的工會組織密度表.....	26
圖 4：2007 年歐盟會員國工會團體協約覆蓋率.....	29
圖 5：芬蘭野莓食品供業的供應流程圖表.....	31
圖 6：芬蘭藍莓進出口統計.....	32
圖 7：泰國野莓採集工的工作情形.....	39
圖 8：泰國籍野莓採集工之供應鏈.....	40
圖 9：泰國野莓採集工支付的基本開支.....	42
圖 10：芬蘭全年日照時間.....	44
圖 11：2007 年瑞典冷凍藍莓進出口統計.....	54

表目錄

表 1：ILO 有關外籍勞工之公約及建議書.....	15
表 2：芬蘭主要工會團體及雇主團體.....	27

致 謝

論文的以完成，得要感謝許多人。感謝高雄的好朋友們—高雄公車處的派遣司機及高雄市產總的工作人員們，讓我發現我的不足，因此決定就讀勞研所；還有，從東海學生社團時期就一直陪伴鼓勵著我人間台研伙伴們、雙世民宿主人(世芳世傑)，及高雄的好友拉奇和碧小芬。

在政大唸書的期間，很開心結識芳純、胖哈、嘉蔚、咖啡先生...等一幫人，以及法研所勞社法中心的小張飛、張詠善、羽凡...等，還有九五聯盟的朋友們。當然，還有很重要的劉梅君老師、傅立葉老師以及黃程貫老師，謝謝您們亦師亦友的鼓勵，豐富且拓展了我的視野；也非常感謝信行和張其恆老師給予的寶貴意見，獲益良多；不能忘記的，還有勞研所所辦的瑤佩學姐。謝謝您們！

還要感謝在芬蘭的諸多好友們，包含芬蘭認識的台灣交換學生和 degree 學們；此外，也要謝謝芬蘭 SAK 工會和路德教會、我在 JYU 的好朋友們，和 JYVIV(green left)的伙伴，沒有您們的大力協助，論文不可能得以順利完成。另外，也要感謝曾在 JYU 大學擔任交換學者的陽明衛福所周月清老師，及 JYU 的 Teppo 老師，讓我在冷冽暗沈的冬日還能享有暖呼呼的人情味！

最後，要向一直支持我的家人，媽媽、姊姊、姊夫、弟弟，還有已經在天堂過著逍遙人生的爸爸致意。

詹力穎
2011 年 1 月

中文摘要

在全球化時代下，勞動力的跨國流動成為一個顯著現象。

2005 年起，芬蘭食品加工公司開始引進外籍野莓採集工，其中以泰國東北方的農民占最多數。他們持 3 個月的旅遊簽證，並引用芬蘭 everyman's right 這個傳統權利在芬蘭的森林裡採集野莓。

這些泰國野莓採集工被視為自僱自營者/企業家而非受雇者，因此他們必需支付其到芬蘭的所有開銷，這些開銷基本上遠超過一個農民家庭的一年所得。農民先行支付了這些高額開銷並不意味著其享有任何收入保證，相反的，其收入完全取決於他們採收了多少野莓。如果他們碰到了乾旱的夏季或野莓作物收成物不佳，此意味著他們在極辛苦的工作之後，不僅沒賺到任何錢，反而背負更多的債務，換句話說，泰籍野莓採集工自行承擔芬蘭採莓之行的所有風險。

泰籍野莓採集工在芬蘭填補了當地人不願從事的次級勞動市場職缺。他們既不享有芬蘭政府的相關勞動法令保障，也不適用芬蘭工會的團體協約。其處於芬蘭勞動市場的灰色地帶。

外籍野莓採集工在芬蘭屬於新的社會現象，目前僅見極少數的文獻聚焦探討此議題。此研究的目的主要是為了瞭解泰籍野莓採集工在芬蘭的勞動處境，並解釋造成其處於不利處境的結構性因素。

關鍵字：全球化、外籍勞工、勞工、工會、團體協約、芬蘭、泰國、次級勞動市場

Abstract

The flow of labour force between countries has become a significant phenomenon in globalization age.

Since 2005, the Finnish food processing companies started to introduce migrant wild-berries pickers with a tourist visa up to 3 months in order to harvest wild berries in Finnish forest, and the majority is from the northeastern area of Thailand. They went to Finland with tourist visa and pick up wild berries in the forest according to 'Everyman's Right'.

They do not be regarded as employees but self-employment or entrepreneurs, and therefore they and their income totally depend on how much berries they pick up. Thai berry pickers paid every cost that far more than one year income of normal farm-family in Thailand by themselves. However, those high costs do not engage any income guarantee. If they meet dry summer or crops is not good enough, they would not get any compensation from Finnish companies. In other words, they will simply work for free and get even deeper debts after extremely hard working.

Thai berry pickers in Finland fill in the vacancies in Finnish secondary labour market. They neither entitle to enjoy the protection from Finnish labour regulations nor collective agreements. They are in gray areas in Finnish labour market.

Migrant berry picker is a new appearance in Finland, and hence there are only a few literatures focus on the issue. The aim of this research is to understand the situation and explore the structure determinates of Thai berry pickers.

Key words: Globalization, migrant worker, labour, trade union, collective agreement, Finland, Thailand, secondary labour market

第一章 研究背景簡介

“泰國野莓採集工是高尚的農民，他們謙卑、和善且誠實易親近；他們背著大行囊在世界奔走、賣力地工作，為僅是為了換得他們家庭樂利安康。...”

Lek, 2010

一、緣起

2009 年 7 月夏，筆者在前往芬蘭拉普蘭的火車途中，在著名的聖誕老人村所在地-羅凡涅米 (Rovaniemi)¹，看見許多亞洲男性面孔，這些男性膚色健康黝黑，看上去是基層工人，這在亞洲人口數極少的芬蘭來說，不太尋常。朋友告訴我，他們是來芬蘭採集野莓的泰國人，他們不懂英文，也說不出他們確切的工作地點。

憶起 2008 年初到芬蘭求學時，在五一勞動節的遊行隊伍中，和同行的芬蘭朋友論及台灣外籍勞工的普遍處境，他說，事實上，在芬蘭，也有許多外籍勞工從事底層勞動，舉例來說，媒體曾報導過中國籍的清潔工，其透過仲介機構來到芬蘭，不僅每月必需償還仲介費，且尚要繳交昂貴的芬蘭語學習費用；扣除所有林林總總的開支後，其一個月的可支用所得，甚至少於芬蘭政府補助芬蘭大學生的每月生活津貼²；此外，從另一位外籍同學處得知，她曾經利用暑假到草莓農場打工，農場的採莓工人幾乎皆為外籍勞工，工資的計算以採集草莓的多寡計。

¹ 關於 Rovaniemi 的簡介，可參考該城市網站(City of Rovaniemi)：

http://www.rovaniemi.fi/Kansainvalinen_sivusto/English.iw3。(檢索日期：10.09.2010)

² 芬蘭政府補助大學生助學金及住宿津貼(Study Grant and a Housing Supplement)，每月約為 450 歐元，其性質為普遍式的津貼，不論家庭背景為何，皆可申請此津貼。從大學到碩士的求學過程中，最高約可申請 55 個月的津貼。詳細資料可參見 KELA(The Social Insurance Institution of Finland)網站：<http://www.kela.fi/in/internet/english.nsf/NET/081001133328IL?OpenDocument>。(檢索日期：03.01.2010)

農場的採草莓工作必需風雨無阻，不論在炎熱的大太陽下，抑或者在攝氏 5~10 度的下雨天，都得忍受蚊蟲的叮咬，在農場埋頭工作，在一天工作 10~12 小時且的長時間的彎腰工作下，導致了背部的永久性傷害。在草莓的採收期結束後，她繼續在農場中協助插植新的草莓秧苗，所得的工資為 1 小時 5 歐元，一天約工作 12 小時，無超時加班費。然而，按照芬蘭工會團體與雇主締結的團體協約(4SAK, 2009)，身為採草莓工人其性質為「計時工」，而非「計件工」，且雇主必需支付每小時 6.88 至 7.64 歐元的工資，並必需依法給予超時工資，而朋友的例子顯然不符合團體協約規範。

這樣的現象令筆者感覺十分納悶，在《福利資本主義的三個世界》(Esping-Andersen, 1990)一書中，芬蘭屬於社會民主國家，然而外籍勞工似乎並不在社會民主的模式當中，特別是那些被排除在僱傭關係之外的外籍野莓採集工，究竟其處境為何，此興起了筆者進行此研究的初衷，以此碩士論文主題，期待透過研究過程，解答腦海裡的諸多疑問。

二、研究背景

全球化使的勞動力的全球流動成爲一個顯著現象，在芬蘭的外籍勞工數量，從 2000 年到 2004 年，由 1.6% 上升至 2%(Ylitalo, 2007)。外籍勞工(migrant worker)³在本研究中，係指涉藍領、未取得居留權之短期性勞工(temporary migrant worker)，其通常從事骯髒、危險、低賤的 3D (dirty, dangerous, demeaning) 工作。芬蘭野莓採集的勞動市場，正印證了勞動市場分層理論的學說—本地勞動力移往都市、從事社會經濟地位較佳、有較多升遷及晉級機會之工作，而挪騰出來的空缺，則由來自相對低度發展國家的外籍勞工填補。芬蘭的泰籍野莓採集工，又似處於相對更爲弱勢的處境，其帶著季節性、臨時性、工作於農業部門的特色，也正是在國際勞工組織(ILO, p. 7)⁴以及國際食品勞工聯盟(IUF)⁵分析下，最脆弱易受傷害的外籍勞工群體。

在芬蘭，野莓的採集工作傳統上僅被視爲「免費的食物採集」或者「額外收入」，其高度倚賴季節氣候條件，以及必需身處可以接近森林的郊區，在芬蘭無人將野莓採集與出售視爲一種「職業」(occupation/profession)。然而，外籍野莓採集工被引進至芬蘭後，其工作性質爲全職的採莓工作者，與傳統芬蘭的採莓者有著截然不同角色和處境。然而，因爲外籍野莓採集工進入芬蘭的簽證爲旅遊簽證而非工作許可證，是以對於這樣的新現象，因此其身份不被視爲「勞動者」，也因此處於芬蘭勞動相關法令難以觸及的灰色地帶。

在芬蘭從事採野莓工作的外籍勞工，多來自泰國東北地區的貧窮農村，其在夏日等待稻米收成的非農忙時節，跨海到芬蘭成爲短期季節性勞工，期盼此行可

³ 「外籍勞工」，又稱移工、客工或移駐勞工 (migrant worker or migrant labour)，本文使用「外籍勞工」一詞。

⁴ 國際勞工組織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成立於 1919，是屬於聯合國之官方組織，它是聯合國機構下唯一擁有一方三機制的機構，其代表來自各會員國官方、資方及勞方團體。

⁵ The International Union of Food, Agricultural, Hotel, Restaurant, Catering, Tobacco and Allied Workers' Associations(IUF)，網址爲 <http://cms.iuf.org/>。(檢索日期：03.01.2010)

以帶給家中困頓的經濟一些改善。然而，爲了要到芬蘭工作，其必需先行支付給仲介機構仲介費、簽證申辦費以及機票費用，此金額早遠超過農村的一年所得，是以幾乎所有農民都必需舉債前來。然而，高額費用的支出並不換來任何保證，面對未知的野莓收成，舉債而來的貧窮農民可能在一個採莓季節內，賺得相當於其在泰國一年務農的所得，然而，亦可能讓自己陷入無盡的負債深淵－如果適逢野莓產量不佳的年度－沒有任何機制可以補償這些農民的損失。

自 2005 到 2010 年這 6 年之間，至少有 3 年發生野莓採集工滯留芬蘭，無能力購買機票返鄉的景況，然而相關政府機構，似乎尚未對此現象制訂出有效防止的政策，導致此情形再三地方生，所有成功或失敗的後果，都得以這些貧困的農民自行承擔。

在芬蘭這個有著高度福利國家傳統、有著強大工會組織率的地方，當地工人享有相對完善的勞動保障與社會安全體系，而工作於同一國度內的泰籍野莓採集工，甚至不擁有在法律上受保障的「勞動者」地位，野莓採集工在當前芬蘭的政策定義下，是必需自己承擔所有風險的「企業家」entrepreneurs 或「自僱自營者」(self-employed)⁶身份，其被摒除在勞動保障及社會安全體系之外；此外，芬蘭工會與雇主締結的團體協約，即使其覆蓋範圍包含外籍勞工，然而對於被定位爲非受僱者的泰籍野莓採集工，亦顯現其力有未竟之處。

本文主要聚焦於持旅遊簽證到芬蘭從事野莓採集工作的泰國籍野莓採集工之勞動處境。限縮討論範圍的主要理由簡述如下：第一、持旅遊簽證到芬蘭的外籍野莓採集工包含泰國、越南、俄羅斯及烏克蘭籍，但近年來人數以泰國籍爲主；第二、來自歐盟或非歐盟國家的外籍勞工，其處境有極大的不同，歐盟國家勞工

⁶ 在媒體報導以及政府文件中，並未清楚區分「企業家」及「自僱自營者」身份，報導中也同時使用這兩個身份來定義外籍野莓採集工，爲求文中的一致性，筆者將在文章中使用「企業家/自僱自營者」。

可享短期自由出入歐盟國家之自由，而泰國因非屬歐盟會員國，是以爲了前往芬蘭，必需申請簽證方可入境。基於上述理由，本文僅將討論範圍限縮爲泰國籍野莓採集工。

本文的章節區分爲六章，第一章爲簡介研究背景、目的及方法；第二章內容論述全球化脈絡下的外籍勞工及農業外籍勞工處境，並引用勞動市場雙元理論，討論外籍勞工被吸納至次級勞動市場的原因；第三章爲芬蘭引進外籍野莓採集工的社會背景，也介紹芬蘭芬蘭勞動市場之特性；第四章討論外籍野莓採集工在芬蘭的具體勞動處境；第五章則檢視了芬蘭政府的政策回應，並以瑞典的經驗作爲案例參考；第六章爲問題討論與結論。



三、研究方法

(一) 研究目的

在許多已開發國家中，外籍勞工通常來自相對較低發展的國家，其在特定的社會需求下被引進至本國勞工傾向不願從事的工作崗位中，填補次級勞動市場的勞動力缺口，這些工作崗位的特性多為低工資、低技術與低度的職涯發展性。而在外籍勞工的案例中，又屬於臨時性的農業工人，最脆弱且易受傷害。芬蘭的泰國野莓採集工，為臨時性農業工人，其填補了芬蘭勞動市場的空缺。

此外，芬蘭引進外籍野莓採集工，是近年來的現象，在學術領域中，似尚未被大量關注，僅可找到少數幾篇相關研究(Rantanen & Valkonen, 2008; Valkonen, 2007)。而本研究的目的，係透過檢視外籍野莓採集工在芬蘭的具體勞動條件與處境，探究造成外籍採莓採集工處於不利社會地位的結構性因素，以及當前芬蘭政府政策的不足之處，以期改善外籍野莓採集工的處境。

(二) 研究問題

1、芬蘭引進泰籍野莓採集工的社會脈絡及背景為何？

說明：包含誰主張引進、引進的理由、引進時間與數量...等背景資料。

2、來到芬蘭的泰國籍野莓採集工的在其母國的社會經濟背景為何？

說明：透過瞭解泰國籍野莓採集工在母國的社會經濟地位背景，瞭解促使其遠渡重洋，前往與其母國氣候條件截然不同的芬蘭拉普蘭，從事野莓採集此種重度體力勞動(backbreaking)的動力。

3、泰籍野莓採集工的勞動條件為何？

說明：透過彙整散見於新聞報導、調查報告及學術研究中對於野莓採集工的描述，瞭解泰籍野莓採集工的勞動條件及面對的具體處境。

4、芬蘭政府面對泰籍野莓採集工面對的困境，政策回應為何？

說明：芬蘭政府對於外籍採莓處境的政策改變及修正狀況為何，並參考同屬北歐的瑞典政策案例，以同芬蘭政策進行比較。

5、泰籍野莓採集工在芬蘭的勞動市場組織為何？

說明：基於上述的研究問題，探討泰籍野莓工的勞資關係，究竟屬於被包含在芬蘭的社會民主模式之中，抑或被排除在此模式之外。

(三) 資料來源

本研究採取質性研究方法，使用二手資料(Nachmias, 2001)並運用內容分析，輔以非面對面的電子郵件訪談，以探討泰籍野莓採集工在芬蘭的處境。此外，筆者亦將引用瑞典外籍野莓採集工的案例，作為相關經驗參考與比較。

1、文獻蒐集與分析

本研究的資料來源，主要以英文資料為主，但也包含部分芬蘭文資訊。主要的資料來源敘述如下：

(1)有關外籍野莓採集工之芬蘭政府網站與文件

說明：包含 2006 年及 2009 年芬蘭政府對外籍野莓採集工做出的報告及建議書，以及芬蘭政府網站。

(2)有關引進野莓採集工的法令與政策。

說明：包含芬蘭對於引進外籍野莓採集工之相關法律依據及政策規範。

(3)有關外籍野莓採集工之大眾媒體報導及影音資料。

說明：主要包含 2005 年開始引進外籍野莓採集工，至本論文書寫的 2010 年間之英文新聞、影音資料、紀錄片等。英文新聞的來源主要來自芬蘭媒體 YLE 及 Helsingin Sanomat，泰籍野莓採集工的工作及生活情形，主要

引用自 Lek(2010)及 Laihia(2009) 的田野調查報告。

(4)國際勞工組織、國際工會組織、芬蘭本地工會及泰國工會之文獻資料。

說明：包含芬蘭工會、泰國工會，及芬蘭關注外籍野莓採集工的教會團體等非政府組織之文獻，包含網路文獻資料及團體內部之調查報告。

(5)相關學術文章。

說明：包含其他與本主題相關之學術著作與文獻。

(6)其他：

說明：瑞典對於外籍野莓採集工的政策指令及相關新聞報導。

2、間接訪談

受限於語言、空間與研究成本等因素，本研究並無法採取對於泰籍野莓採集工進行直接訪談的研究方法，然而為瞭解相關團體對於芬蘭當前外籍野莓採集工的政策看法，筆者對於芬蘭及泰國的工會團體，進行電子郵件訪談，彌補二手文獻之不足。

(四) 研究限制

本研究主要受限於語言因素，雖然包含部分芬蘭文調查報告及官方建議書，然而與此主題相關的資料，其亦被以芬蘭文、瑞典文及泰文作為書寫語言，然而因為語言的隔閡關係，本研究主要以英文資料作為主要文獻來源。語言的隔閡為筆者從事此研究的主要限制。

第二章 外籍勞工之勞動處境

一、外籍勞工的定義

根據 ILO 的外籍勞工雇用建議書(Recommendation concerning Migration for Employment)⁷及官方網站上對外籍勞工的定義，可將外籍勞工定義為「那些帶著他們的勞動力，且受僱於其出生國外的工作者」(ILO)⁸。不同於白領高技術的白領外籍勞工，藍領外籍勞工們多半從事骯髒、危險、低賤的工作特性，這些工作多半為當地勞工不願易從事的工作；許多外籍勞工因此在低薪資、不穩定、高危險或無充分勞動保護的條件下勞動，換句話說，藍領外籍勞工最容易處於不利的社會處境(ILO, 2005)。

二、全球化下的外籍勞工處境

全球化下促使人類對於時間空間的概念產生巨大變化，也打破資本主義中民族國家的界線，進入一個全球化的經濟體(Giddens, 1990)。然而，而勞動力的跨國流動，已經成為全球化的顯著特徵(Connell, 2009)，全球化帶來的影響在不同的社會經濟政治背景下，造成了影響程度不一的大轉變。而全球化及社會轉變在不同社會形成的不均等影響，而關於外籍勞工的勞動人權保障，也成為當代社會必需面對的重要課題之一。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以下簡稱 ILO)⁹的統計，2000 年間，全球大約有 8,600 萬在經濟活動中活躍的成年外籍勞工¹⁰(ILO, 2008, p. 20)；此數字到 2010 年時，已增

⁷ 1949 年修正。

⁸ ILO 可參見外籍勞工的雇用公約 第 97 條 (C97 Migration for Employment Convention (Revised), 1949)，詳情請參 ILO 網站資料 <http://www.ilo.org/ilolex/cgi-lex/convde.pl?C097>。（檢索日期：08.07.2010）

⁹ 關於國際勞工組織 ILO 的簡介，可參見 The ILO: What it is. What it does(ILO, 2004)。

¹⁰ 外籍勞工人數的統計，包含移工(migrants)與難民(refugees)，而 ILO 估計其中高達 8,600 萬的

加至 1.05 億(ILO, 2010b, p. 2)。國際勞工組織估計，這些來自 175 個國家的外籍勞工，其中 2,850 萬來自歐洲（包含俄羅斯）、2,500 萬來自亞洲和中東、2,000 萬來自北美洲、710 萬來自非洲、290 萬來自大洋洲，以及 250 萬來自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這些外籍勞工每年匯回家鄉的存款約有 2,500 億美元，較任何一個官方發展組織或者企業直接投資的金額還要龐大(ILO, 2006)。

事實上，爲了擺脫貧困的處境，歐洲間勞動力的流動早在18世紀便以開始，包含義大利、愛爾蘭及波蘭人，便開始遷徙至其他國家，像是德國、瑞士、法國及英國，在大規模的農場和工廠工作，外籍勞工的權利，在面對極爲嚴格的限制。例如，在1870到1920年之間，大約有1千5百萬的義大利人流動至歐洲其他國家尋求工作機會。在歐洲大國的工業化過程中，外籍勞工也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關鍵性角色，例如德國柏林的工業化過程中，使用了許多來自義大利、比利時、荷蘭的外籍勞工，德國政府在使用外籍勞工的同時，盡可能防止其在德國永久地區住下來。在1907年，大約有95萬的外籍勞工在德國，其中大約30萬於農業部門工作、50萬在工業部門工作、8.6萬工作於貿易和運輸業。同樣的在法國的農業和採礦部門，也使用了來自歐洲國家，包含義大利、比利時、德國、瑞士、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外籍勞工。在稍晚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外籍勞工的人數不降反升，其中在1945到1973年間，歐洲所有的高度工業化國家，外籍勞工來源爲歐洲相對較低工業化程度的國家，像是芬蘭、愛爾蘭和一些地中海國家(Castles & Miller, 2009, pp. 87-99)。

全球人口的流動被區分爲不同的區域，外籍勞工也區被區分爲高技能及低技能勞工，對不同特性勞工的控制以及給予區別對待，也產生了新的跨國階級結構。Castel 和 Miller(2009, pp. 57,76) 認爲，全球化解放了資本的移動限制，使資本有空間追求利潤，然而低技能的勞工卻面對不相應的諸多法令限制了其跨國

人口爲有參與經濟活動的成年勞動力，其數量大約接近所有移工與難民人數總合的一半。

流動。Castel 強調，在全球的低技能勞工供應中，基本上將所有的市場權利交給了需求端(勞工接收國)，而非處於供應端的外籍勞工及其母國(勞工移出國)。

外籍勞工到他國從事勞動的同時，也意味著發展中國家人才的流失(brain drain)，對於勞動力外移的國家中而言，每年約損失 10%到 30%的高技術與專業人員。外籍勞工分佈的職業，在不同國家亦有不同的展現，有些國家在出口勞動力的同時，亦引進他國勞動力，例如，菲律賓大量出口國內勞工到其他相對經濟發展程度較高的國家，然而也引進非洲籍的勞工至國內；此外，外籍勞工分佈的行業，也取決於引進國的政策，例如，美國引進的外移勞工多半集中於農業部門，而英國則多集中於數位產業(ILO, 2006)。

2010年，在ILO的一份以外籍勞工權利為基礎觀點的文件中，勾勒了造成國際勞動力流動的主要因素，ILO分析，全球化使得國際之間的經濟不平等程度愈來愈大，此成為勞工跨國移動的主因之一；另外的一個原因是發展中國家往往缺少全職及體面的工作機會，因此國際流動的趨勢主要為從發展中國家往高所得國家流動。外籍勞工抱著追求更好的工作機會及更高工資的期望，跨國流動找尋工作機會，雖然部分勞工的跨國移動為出自其主觀意願之選擇，然而不可忽略的是，也有許多因為家鄉的飢荒、貧窮、自然災害、環境變遷，或衝突戰亂及迫害等因素，迫使他們必需離開自己原生的家鄉(ILO, 2010b)。

ILO的調查中發現，通常高收入國家有一些季節性工作的專案。季節性外籍勞工，是最常見的臨時性外籍勞工類型之一，其特性主要展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工作倚賴季節條件；第二，工作僅在一年當中的一個部分，典型的工作期間通常僅為3個月到9個月不等。許多國家設立了季節性臨時工的專案以引進外籍勞工進入特定的行業，如，在英國2003年透過設立一個特別方案引進3,500個外籍勞工到食品工廠工作；而在加拿大、德國、荷蘭、挪威和西班牙及許多其他國家，建

築工業是一個引進臨時性外籍勞工的重要部門(ILO, 2010b, p. 29)。Castle (2009, p. 67)許多工業化國家重新為農業部門、飲食業和營造產業，制訂了季節性或臨時性的外籍勞工方案。例如，在1990年代末期德國的新移工方案(new guestworker programs)一年引進約35萬的外籍勞工，同樣的，在荷蘭、比利時、英國、愛爾蘭、義大利、希臘、西班牙、挪威及瑞典，也同樣有類似的方案。

外籍勞工處於低薪、低技能、低工作安全保障的現象，可被連結至近來被廣泛討論的社會排除(social exclusion)概念。「社會排除」這個概念在1980年開始被提出，1990中期，在美國用以指涉底層階級(underclass)的處境及在英國用以解釋後工業社會之下新生的窮人的處境。Walker and Walker 將社會排除等同於貧窮，因為缺乏收入等資源，因而缺乏機會參與英國社會，導致社會排除的現象，此情形發生在社會、文化、政治與經濟面向(Walker. A and Walker C., 1997, 轉引自 Byrne, 2005, pp2-3)。歐盟將社會排除定義為一個多面向的過程，它肇因於人們因為從公民、政治、社會、經濟和化權利，因此無法充分地參與社會或對貢獻社會，其又與失業、低技能、低收入、不佳的住房條件及健康狀況...等問題相關(Byrne, 2005; Eurofound)。

外籍勞工在勞工接收國容易遭受歧視。ILO也指出，許多發生於外籍勞工的歧視，僅因為他們是外籍勞工的身份，然而在外籍勞工的群體中，被歸類於低技術的勞工群體，又相較於高技能的勞工群體，更易遭受政策上的歧視。在外籍勞工中，高技能的勞工往往較為容易晉升至永久性的工作職位，然而僅有低技術的外籍勞工則面對更多的限制(ILO, 2010a)；在經濟危機或景氣不佳的經濟條件下，外籍勞工的工作權益也很容易被最率先犧牲¹¹，最常面臨到的例如就業機會的縮減、更糟的工作及生活環境，以及當地居民排外的態度，同時引進外籍勞工的國家，也較容易傾向對於雇用外籍勞工加諸更多的限制(ILO, 2009)。

¹¹ 又例在經濟危機之際，南韓政府公開鼓勵企業優先解僱外籍勞工(ILO, 2010b, p. 30)。

三、全球化下的外籍農業勞工處境

ILO指出(2010, p. 19)在貧窮的國家，在農村的農民處境通常相較於都市的人口不利。部份的原因是因為在許多國家，公共政策使得農產品更朝向出口導向，與此趨勢同時的是擴大的自由貿易範圍，其已經嚴重侵蝕小農的利益，許多小農因而被拋到了習慣性的未充分就業群體中，或變成農村的移出人口。

根據歐盟的雇主團體之農業組織委員會的報告指出，每年，歐盟的農業部門雇用大約4.5億的季節工，其中約有500萬是來自非歐盟15國的勞工¹²，由於在已開發國家中，青壯年從農村外移至都市工作，留下來的農業部門空缺則藉由引進外籍勞工來填補(ILO 2006, p. 85)；許多國家也運用特別的方案，藉以引進外籍勞工至特定部門工作(Ruhs, 2006)。

外籍勞工的工資普遍低於當地勞工(ILO, 2010)。歐盟農業雇主團體(GEOPA-COPA)¹³和農業工人團體EFFTA的資料(Nachmias, 2001)皆同意，就業於農業部門的外籍勞工，通常面對不佳的工作條件，最典型的特性為其工作保障性低，因其契約多為臨時性或定期的工作契約，甚至可能是日契約或按件計酬的工作型態。舉例來說，在歐洲的許多國家，如西班牙及英國，勞動契約可能僅為口頭契約而非簽立具體的文件；倘若其勞動契約為日契約，則外籍勞工往往極易面臨今日有工作但明日無工作的情形。在薪資方面，外籍勞工平均薪資也遠低於本國勞工，在比利時的外籍勞工中，從土耳其來的外籍勞工薪資平均約低於本國勞工26%，而女性外籍勞工的薪資，更低於平均薪資的60%。

¹² 報告中特別強調了歐盟 15 國雇用 4.5 億的農業外籍勞工，然而此數字僅是一個粗略的估計，其承認實際上其缺乏精確的統計數據。

¹³ European agricultural union (COPA)及 General Confederation of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 (COGECA)皆成立於 1959 年。網址為 <http://www.copa-cogeca.be/Main.aspx?page=HomePage&lang=en>。

EFFAF 強調，季節性外籍勞工的勞動條件不僅不佳，且常發生工作傷害(ILO, 2006, p. 85)。此外，外籍勞工通常需在假日及週末工作或輪值夜班，此導致較高的工傷發生率(EFFAT, 2009; Grünell & Kaar, 2003)；在工會統計中，農業工人的職災發生率僅次於建築業，舉例來說，波蘭勞工所遭受的工傷中事件中，僅發生於農業部門的就高達 50%(ICFTU, 2003)。

外籍農業工面對的另一個嚴重的問題是必須支付仲介費用給職業介紹機構，通常仲介機構向外籍勞工而非雇主收取費用，導致經濟處境本來就弱勢的外籍勞工處於更加不利的處境。根據歐盟的工會團體表示，本地勞動力的短缺源自於農村人口的大量外移，這縮減了農村當地的勞動力，同時也創造了引進外籍勞動力的需求。雖然此需求並非短暫而是長期的需求，然而這些勞動力的引進卻是仰賴臨時性的勞力仲介機構。問題在於，勞動力介紹所並不從雇主方面取得利潤，反而是從貧窮的外籍勞工身上攫取商業利益。上述的原因說明了外籍勞工是一群「支付了仲介費用的僱傭兵(mercenary)」，這些勞力仲介機構有些是以仲介人或機構的型態進行人力仲介。舉例來說，在英國有70%的季節工都是由gang masters這家人力仲介機構所供應，此公司專門替這些農業雇主們處理外籍農業工人的事務，例如招募及給薪等，而其獲利的來源主要為替幫外籍農業工們安排住宿、食物及交通...等等事務，該公司宣稱自己的貢獻是「極具重要性的」(weigh heavily)(ICFTU, 2003, p. 4)。

在一些國家，外籍勞工甚至是不被允許自由轉換雇主(Basok, 2002; Ruhs, 2006)。Basok補充Stephen Castle外籍勞工的存在是結構性需求的理論，他提醒我們，在現代先進資本主義社會裡，制度上不存在古典意義上絕對從屬於他人的奴隸制度，然而因為政策因素，在結構上卻造成了「新奴隸」制度的產生，他以墨西哥外籍農業短期契約工的例子具體的說明，這些外籍勞工如何在經濟的高度從屬於雇主的狀態下，成為無法自由轉換雇主、更無法拒絕雇主隨時可能增加的工

作要求(demands)的不自由的勞工(unfree labour)，特別是外籍短期農業契約工，相較於一般在次級勞動市場的勞工處於更不利的地位，因為外籍短期農業契約工，在契約性質上屬於臨時性及短期性的緣故，使得勞工的選擇空間被限縮至更小的空間，也更傾向成為不自由勞動者的處境。在Castle的個案研究中顯示，這些墨西哥籍短期農業工人，從契約開始到結束，即使在其過於疲累、生病、或受傷的狀況下，也幾乎從不曾休假，因為如果他們休假的話，他們將可能失去現有的工作機會，也意味著錯失在海外賺錢的機會。

值得一提的是，部份外籍農業勞工並不屬於受雇勞工的身份，而是持旅遊簽證(tourist visa)入境工作¹⁴。這些外籍農業勞工所得到的薪資不僅低於歐盟勞工，也低於來自非歐盟、持有工作許可證的勞工。這樣的情形使得正式雇用的勞工受到強大的向下競逐壓力(ICFTU, 2003)。

四、國際組織對改善外籍勞工處境的公約與策略

ILO 利用推動會員國簽署國際勞動基準、勞動公約以及追求尊嚴勞動等策略，致力於提升包含外籍勞工擁有尊嚴工作、停止歧視、以及享有社會安全及勞動保障之目標。以下為 ILO 推動的外籍勞工權益保障的相關基準與公約：

表 1：ILO 有關外籍勞工之公約及建議書

針對外籍勞工的建議書及公約 (Migrant-specific instruments)

No. 86	外籍勞工的僱用建議書	1949
No. 97	外籍勞工的僱用公約	1949
No. 143	外籍勞工（補充條文）公約	1975
No. 151	外籍勞工的建議書	1975

¹⁴例如，1945 年的法國，制訂國家層級的方案 Office National d' Immigration (ONI)，引進來自南歐的外籍勞工至擔任農業工人，根據統計，在 ONI 系統的協作之下，每年引進了 15 萬的季節性農業工人，到了 1970 年，人數增加至 500 萬。而其中多人剛開始是以「觀光者(tourist)」的身份入境，之後才取得外籍勞工的正式身份(Castles & Miller, 2009, p. 99)。

基礎公約(Fundamental Conventions) ¹⁵

No. 29	強迫勞動公約	1930	◎
No. 87	結社自由和保護組織權利公約	1948	◎
No. 98	組織權利和集體談判權利公約	1949	◎
No. 100	同酬公約	1951	◎
No. 105	廢除強迫勞動公約	1957	◎
No. 111	(就業和職業) 歧視公約	1958	◎
No. 138	最低年齡公約	1973	◎

其他相關公約

No. 19	(事故賠償) 同等待遇公約	1925	◎
No. 81	勞動監察公約	1947	◎
No. 94	(公共合同) 勞動條款公約	1949	◎
No. 95	保護工資公約	1949	
No. 102	社會保障(最低標準)公約	1952	
No. 110	種植員工約	1958	
No. 118	(社會保障) 同等待遇公約	1962	◎
No. 122	就業政策公約	1964	◎
No. 129	(農業) 勞動監察公約	1969	◎
No. 131	確定最低工資公約	1970	
No. 144	(國際勞工標準) 三方協商公約	1976	◎
No. 149	護理人員公約	1977	◎
No. 155	職業安全和衛生公約	1981	◎
No. 157	維護社會保障權利公約	1982	
No. 161	職業衛生設施公約	1985	◎
No. 167	建築業安全和衛生公約	1988	◎
No. 172	(旅館和餐館) 工作調件工約	1991	
No. 176	礦山安全與衛生公約	1995	◎
No. 181	私營就業機構公約	1997	◎
No. 183	保育生育公約	2000	
No. 184	農業中的安全與衛生公約	2001	◎

資料來源: ILO¹⁶,2010 (表格整理: 詹力穎)

¹⁵ 符號◎, 表其此公約已獲得芬蘭政府批准。

¹⁶ 詳細清單請參見 ILO 網站:

<http://webfusion.ilo.org/public/db/standards/normes/appl/index.cfm?lang=EN>. (檢索日期: 18.10.2010)

芬蘭自 1920 年開始，成爲 ILO 會員國，截至 2010 年 10 月 15 日止，其共批准 98 條公約，轉換爲國內法施行的有 82 條。由上表可知，芬蘭政府批准 ILO 所有有關外籍勞工的相關基礎公約，包含第 29 條、第 87 條、第 98 條、第 100 條、第 105 條、第 111 條及第 138 條；而在其他的公約方面，芬蘭政府僅批准部分條約，其包含了平等待遇條約、職業安全條約、健康及安全條約...等。值得注意的是，在第 184 條的公約中，規範了農業部門勞動者的安全健康，芬蘭政府亦爲批准國(ILO, 15.10.2010)。

爲了改善外籍農業工人的處境，及停止勞動條件向下競逐的壓力，歐盟農業工人團體和僱主團體在 1997 年 7 月簽署了一份關於外籍農業勞工的協議框架，內容包含同意每年最高勞動時間爲 1,827 小時（等於每週工時爲 39 小時）、每年需給付勞工 4 周的有薪休假，此外，倘若勞工超時工作，僱主需給付比一般工時更高的超時工資或換取休假。國際食品勞工聯盟 IUF 與歐盟農業工會 EFFAT 的農秘書處皆呼籲工會在保障外籍勞工的權益方面，應扮演更爲積極之角色，各國工會應積極將季節性勞工納入工會會員。EFFTA 認爲，組織外籍勞工對工會而言是一個困難的任務，但它是必要的，即使歐盟有所謂的社會融合政策，但由於農業季節工的結構性因素，使得這些勞工們必需在短短的 3 到 6 個月之間，須把握時間儘可能努力地工作，外籍勞工在結束其工作後，往往儘可能在最短的時間內返鄉，此造成了組織工作上的強大挑戰(IUF, 5.2008)。

學者們亦呼籲，在全球化的社會中，各國應合作，發展出改善外籍勞工處境的社會政策，例如外籍勞工的母國和引進國，應共同努力以發展社會融合政策，保障外籍勞工之勞動權和社會權，並降低其遭受「社會排除」和忽視的風險 (Agudelo-Suarez, et al., 2009)、且不應再以公民身份，對外籍勞工進行集體的社會排除(Bauder, 2008; Marshall & Bottomore, 1992)。另外，因爲過於便宜的外籍勞

動力，短期間對個別雇主有利，然而長期地來看，可能使得雇主太過於仰賴便宜的勞動力，而阻礙了產業的升級，此對外籍勞工的引進國之總體經濟反而不利，因此發展可以跨國轉換的社會安全機制以保障外籍勞工之權利，也許亦是可行的方式之一(Ruhs, 2006, p. 7)。

全球化脈絡下，各國的合作是必需的，但必需考量窮國和富國之間的長期合作關係，禁止各國僅思考其短程的國家利益。外籍勞工的流動並不一定促成窮國和富國間的雙贏局面，要發展成一個較為公平的外籍移工政策，需仰賴全面性的政策設計，致力於縮減全球化下的不平等(Castles & Miller, 2009, p. 77)。

六、就業於次級勞動市場且易遭受社會排除處境

本章將以馬克思主義者的勞動市場理論及勞動市場分層理論，解釋處於次級勞動市場的外籍勞工一般處境，並敘述芬蘭勞動市場的勞資關係模式。

在馬克思的資本論中，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中，透過機械的大量製造及製程的改良，必製造出為數龐大的產業後備軍，而其存在對於資本的積累有著關鍵的作用：隨時為資本主義提供大量充沛的儲備勞動力，同時亦對在職勞工產生威脅協助資本壓制在職勞工提升勞動條件要求的作用(Marx, 1975, pp. 689-702)。

外籍勞工就是一種勞動市場的調整性工具。Pierre Bourdieu(2002, p. 40)提出了國際勞動後備軍 (global reserve army of labor) 的概念，他認為，國際新自由政策創造了資本家對 可任意使用的、臨時性的、沒有家庭且沒有社會保護的個別勞動者的需求，而外籍勞工作便宜的勞動力、可超時工作、且多半為女性勞動力...等特性，為國際資本提供了國際的勞動後備軍。Bauder(2006, p. 4) 進一步補充，國際流動的外籍勞工幫助資方進行薪資的縮減，且降低勞動水平，並幫助引

進彈性雇用的模式。

Gorz(May-June,1970)指出，沒有一個西歐國家的外籍勞工僅是一個單純的調整性雇用，或者僅是一種資產階級增加產業後備軍的手段。其認為，資產階級從引進外籍勞工得到了政治上及經濟上的好處。從政治方面來看，外籍勞工從工會的行動中被排除，此對於降低勞工階級在政治和選舉的重要性而言有顯著的影響。被引進的外籍勞工被剝奪了政治、工會組織及公民權。從經濟的優勢來看，引進成品(ready-made)的外籍勞工的可以節省金錢的(其估計，每進口一個「成品」勞工，約可節省8,000到16,000英鎊)¹⁷，因為使用國無需支付這些勞工的孩童及青少年時成本，且在未來在外籍勞工們年老時，也不需支付其退休金，不僅對於雇主而言有利，對引進國而言，因此而節省了龐大的的社會給付金額，並將此責任轉移至相對較低發展之國家(外籍勞工之母國)，此在經濟面向上是具重要意義的。

勞動市場區隔理論學者David M. Gordon (1982)主張，在20世紀的資本主義中，國際壟斷資本佔據著主宰全球市場的優越地位，這些次級經濟部門及次級勞動市場的產生，主要源自這些經濟部門在激烈的全球競爭下產生生存危機。其強調與外籍勞工相關的勞動市場，係為較脆弱且易受傷害的經濟領域，在此經濟領域中，僅足以提供低薪資、不佳的工作條件，這些因素使得此經濟領域的工作對本國勞工失去誘因。此理論進一步分析，一級部門(primary-sector)所提供的工作，具有薪資待遇及工作保障性佳的特性，相反的次級部門(secondary-sector)的工作崗位，往往多為那些低薪、低技術、低勞動條件及相對低下的社會位置。

Piore(1979)將市場區隔理論連結到了外籍勞工的全球性移動。他觀察到外籍勞工被雇用在所謂「勞動後備軍」的工作。外籍勞工流動至循環的、次級的勞動

¹⁷ 從其文章脈絡來看，雇主節省的金額係其毋須支付外籍勞工勞動力再生產的費用。

市場，並且幫助保住本國勞工可以安全地處於那不使用外籍勞工的初級勞動市場。Castles和Kosack(1973)在其著作中指出，在西歐已開發國家，特別德國、法國、英國、瑞士為例，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過程中，農業部門的重構下，已造成農業人口的嚴重流失，同時面對其他國家強大的競爭壓力下，亦使得農業部門的資本積累發生困難，因此當地勞工在失去務農意願下，紛紛轉往提供較佳勞動條件及升遷機會的白領經濟部門。而外籍勞工的引進，正是填補了這些勞動崗位的需求。對農業資本而言，招募外籍勞工的好處不僅僅是相對便宜，同時外籍勞工還有幾個優點：工時彈性、低組織化，以及不需要考量到其社交時間，且外籍勞工擁有相對於本地人較低的社會經濟期待；此外，最重要的是他們易於招募及解雇。而國籍和種族的藩籬，也讓外籍勞工和本國勞工產生社會隔閡，有利於增加資本對外籍勞動力之掌控。Castles認為，對於引進外移勞工的本國勞工而言，即使其在意識型態上對於外籍勞工有排外的意識，然而事實上其本身也在引進外勞的過程中獲得好處，正因為外籍勞工填補了社會中低階、低薪的工作崗位，才得以確保本國籍勞工移往白領、高薪的位置。這樣的情形也造成了社會經濟地位上的區隔，同時反過來強化本國勞工對於外籍勞工低技術、低社會經濟地位的刻板印象。

不論是合法的或未登記(undocumented)的外籍勞工，都相較於本國勞工，更容易處於易受傷害社會處境(Grünell & Kaar, 2003)，而此特性本質上來自於他的次級市場勞動位置，以及語言隔離、被排除在失業給付等基本勞動者權利的保障之外(Bauder, 2006)。此外許多臨時性的外籍勞工被網綁在特定的雇主和工作上，例如 Basok墨西哥季節性外籍勞工的例子。這些不自由的勞工，在次級勞動市場中提供了一個低價格、服從的、彈性的外籍勞動力。

不擁有在地公民身份也是外籍勞工陷入脆弱處境的重要原因之一，因為在當代社會中，公民身份通常是國家認同擁有經濟、社會及財產權的主要關鍵，而外

籍勞工通常不被賦予公民身份(Bauder, 2008)。作為勞動市場的次級勞動力，市民身份常是區辨外籍勞工或非外籍勞工的關鍵機制，也使得外籍勞工比非外籍勞工具具有脆弱易受傷害的處境，且也容易將其導入次級勞動市場或非正式經濟部門中。Bauder舉了加拿大、德國的例子，來解釋國族如何用市民身份作為工具，用以對外籍勞動者進行身份上的區別。以德國為例，早期的德國外籍勞工，因為不擁有公民的身份，是以不被允許自由地選擇雇主或職業，且其薪資也落在德國人的平均工資水平以下，並無法得到同德國勞工一樣的常態性社會與經濟給付，國家以公民身份作為工具，來進行集體的包容或排除，而如今，這些勞工被以「季節性勞工」(seasonal worker)、「外籍契約工」(foreign contract worker)、「非季節性客工」(nonseasonal “guest” worker)的型態再現。



第三章 芬蘭引進外籍野莓採集工的社會脈絡

一、芬蘭概況

芬蘭位於北歐，於 1917 年後成為獨立國家，芬蘭文與瑞典文並列為官方語言。其國土總面積為 33.8145 萬平方公里，擁有約 535 萬人口數。芬蘭以湖泊眾多聞名，國土中約有 10% 面積被水覆蓋、70% 被森林覆蓋，為全歐洲森林覆蓋率最高的國家，因此擁有極多森林資源，以及豐富多樣的野生莓果。芬蘭於 1995 年加入歐盟，2002 年起開始使用歐元，為目前北歐中唯一使用歐盟貨幣的國家(Tiainen, 1999)。



圖 1：芬蘭地圖¹⁸

芬蘭在 1960 年代始邁出其快速工業化的腳步，如今以成為高度工業化國家。然而即使在 1980 年代轉型發展知識科技及產業後，傳統的林業、木材加工、造紙及金屬業，仍在經濟活動中保有一定的重要性。經濟發展的腳步與其他已開發國家類似，其農業產值在工業化之後逐年降低。以 2008 年為例，芬蘭的 GDP 為 272.7 億美元，而其中農業的產值占 GDP 比率 2.7%，工業為 32.4%，而服務業高達 64.9%。在勞動市場方面，2008 年其勞動參與率為 61.5%。女性的勞動參與率為 57.5%，而男性勞動參與率為 63.4%。在失業率方面，2008 年的年度平均失業率為 6.4%(The World Bank)¹⁹。

¹⁸ 參閱網址("Map of Finland,")：<http://images.nationmaster.com/images/maps/fi-map.gif>。(檢索日期：06.05.2010)

¹⁹資料來源為世界銀行網站：<http://www.worldbank.org/>。(檢索日期：10.09.2010)
<http://search.worldbank.org/data?qterm=Agriculture%20GDP%20Finland&language=EN&format=html>
及 <http://search.worldbank.org/data?qterm=Industry+GDP+Finland&language=EN&format=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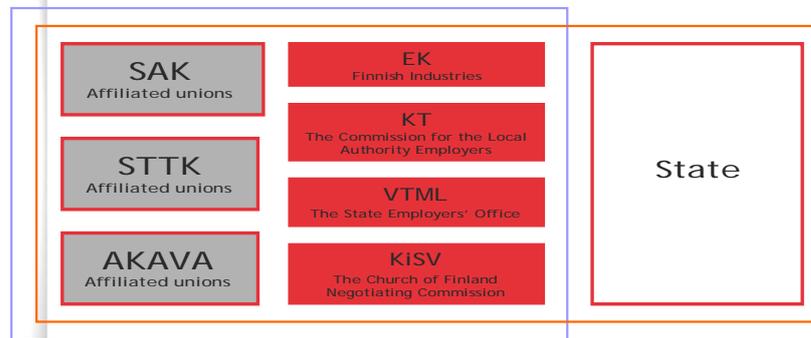
二、芬蘭的社會民主勞資關係模式

芬蘭的勞動法令體系主要包含政府的勞動相關法令、團體協約、工作規則，及勞動契約，而工會團體與雇主團體簽訂的團體協約，則扮演了決定勞動條件最關鍵的角色(Äimälä, Åström, Rautiainen, & Nyysölä, 2005, p. 15)。

在《福利資本主義的三個世界》(Esping-Andersen, 1990)一書中，將福利國家區依據勞動力的去商品化程度，區分為自由主義、保守主義及社會民主模式的福利國家。Esping-Andersen 指出，被商品化的勞動力，容易遭受超越其控制之外的因素所控制和摧毀，例如疾病或景氣循環等因素，此外，其是有取代性、可淘汰性的。倘若勞工在勞動市場上被視為有區隔的商品，也必然會相互競爭，當競爭愈激烈，勞動力的就愈廉價。勞動力的去商品化並不同於消除勞動力的商品化，但主要的目的在於讓個人或家庭即使置外於勞動市場的參與之外，仍能維持社會可接受的生活水準，具體的例子，老人年金及疾病與失業現金給付的程度。Esping-Andersen 認為，倘若不將勞動力去商品化，勞工凝聚出勞工運動所需的團結力量，也即無法匯集力量，形成具影響力的集體行動。

自由主義式的福利國家主要以美國、英國及日本為代表，其去商品化的程度偏低；保守主義福利國家為法國及德國為代表，其有中等的去商品化程度；而在北歐國家，包含芬蘭及瑞典，皆屬於社會民主模式的福利國家，其特點在於普遍式的福利制度，使得此類型的社會存在較高的去商品化程度。其中，在政治的面向上，歸因於工會的組織率高，強大的勞工運動力量使得工人參與社會政策的制訂成為可能，此為形塑社會民主模式的重要機制。

Labour Market Organisations



23.9.2008 SAK

2

圖 2：芬蘭的勞動市場組織

資料來源:SAK (2010, p2)

事實上，在快速工業化前的芬蘭，缺乏現代的工會組織，即使有工會的存在，其組織率也極低。1905 年²⁰，芬蘭發生第一次全國性罷工(The National Strike)²¹²²，1906 年，工會與雇主締結第一個有關金屬及工程從業人員的團體協約，此協約包含了 8 個地方性工會（約 2 萬個受雇者），然而其工會運動的步伐，仍然距離現代的產業工會有極大的距離。隔年，第一個全國性的工會組織 SAK(the Central Organization of Finnish Trade Unions)及雇主團體組織 STK(the Finnish Employers' Confederation)成立；1917 年再度發生為期 1 週的大罷工 (The General Strike)，爾後，金屬及工程從業人員工會與雇主締結一日工作 8 小時的協約，很快地，一天之後，國會也同意了相關的法案；1918 年內戰²³到第二次世

²⁰以 Kauppinen 觀點，全國性的「示威」應比「罷工」更貼切真實。

²¹1905 年的罷工，主要訴求是為了爭取更好的薪資和工作條件。地方工會結合知識份子和農民，要求政府修正基礎的市民權利相關法案，同時，工會向雇主施壓，要求簽立團體協約以提升會員的工作條件，並求國會制訂勞動法及社會法，然而此訴求並未成功(Mansner 1981; Ala-Kapee 1982; Kettunen 1987; Haataja 1991, 轉引自 Kauppinen 1994: 49)。

²²芬蘭的勞工運動，具有其清楚的階級性及政治性，1905 年的俄國大革命為芬蘭的勞工運動帶來了政治上突破，並且為全國性的勞工運動開啓了新頁。爾後，芬蘭中央工會組織 (SAK) 創立於 1907 年，直至 1916 年，它的會員有半數是社會民主黨的會員。

界大戰期間，政府爲了維護勞資關係及社會的和諧，同意制訂勞工相關保護法令；然而，普遍集體協商制度的缺乏，仍使得勞資爭議頻傳，直至 1922 年，團體協約法案(Collective Agreement Act)、工作規則法案(Working Rules Act)在國會通過，接著 1925 年通過勞資爭議調解法案(Labour Disputes Conciliation Act)，爾後亦陸續通過了有關工作傷害保險的法案。此外，工會同時致力於追求提升對孩童及青少年的相關福利。在工會的壓力及經濟發展的需求下，僱主爲勞工保護法案及相關集體協商機制支付了代價，然而得到的回報是芬蘭成爲當時全歐洲經濟成長最快速的國家(Kauppinen, 1994, pp. 18-56)。

自 1968 年起，由政府、僱主和勞工團體組成的三方協商(Tripartite negotiations)或稱合作主義 (Corporatism) 模式，開始主導芬蘭勞動市場。芬蘭的協商模式區分爲三個層級：中央組織對總體國家層級的協議、工會分支和僱主團體接受或拒絕這個協議，並且締結他們自己的國家層級協議、受僱者和主管層級在地方層級的協商中，決定他們的具體協議，並透過團體協商制度，決定各行業的勞動條件²⁴。工會在提升勞動條件、保障勞工社會保障，及工資、稅收、所得再分配等政策上，皆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Äimälä, et al., 2005; Kauppinen, 1994, 1997; Kauppinen & Köykkä, 1994; SAK AKAVA STTK, 16.2.2010)²⁵。

當前芬蘭總共有三個全國性總工會：最大的爲芬蘭中央組織工會(Suomen Ammattiliittojen Keskusjärjestö/ Central Organization for Finnish Trade Unions)、芬蘭受薪者聯盟(Toimihenkilökeskusjärjestö/ Finnish Confederation of Professionals)和芬蘭學術專業從業者聯盟(Korkeasti koulutettujen työmarkkinajärjestö/ Confederation of Unions for Professional and Managerial Staff in Finland)。主要的雇

²⁴團體協約是僱主爲平和的勞資關係所支付的代價，但是它並不是和平的保證。在 70 年代，芬蘭擁有相較於北歐及其他歐洲國家更多的勞資衝突。

²⁵ 芬蘭並無政府制訂的法訂最低工資/基本工資，其行業別的最低工資主要由僱主與工會團體協商後締結的團體協約所決定。

主團體包含芬蘭工業聯盟(Elinkeinoelämän keskusliitto/ The Confederation of Finnish Industries)、地方機關僱主委員會(Kunnallinen työmarkkinalaitos/The Commission for Local Authority Employers)、中央政府代表(Valtion työmarkkinalaitos/The State Employer's Office)及代表教會的僱主組織(Kirkon työmarkkinalaitos/ The Church Employers)。在農業部門的組織，分別為農業僱主聯盟(Maaseudun Työntajaliitto/ The Federation of Agricultural Employers)和農業生產者中央組織工會(Maanviljelijöiden, metsänomistajien ja maaseutuyrittäjien etujärjestö /The Central Un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e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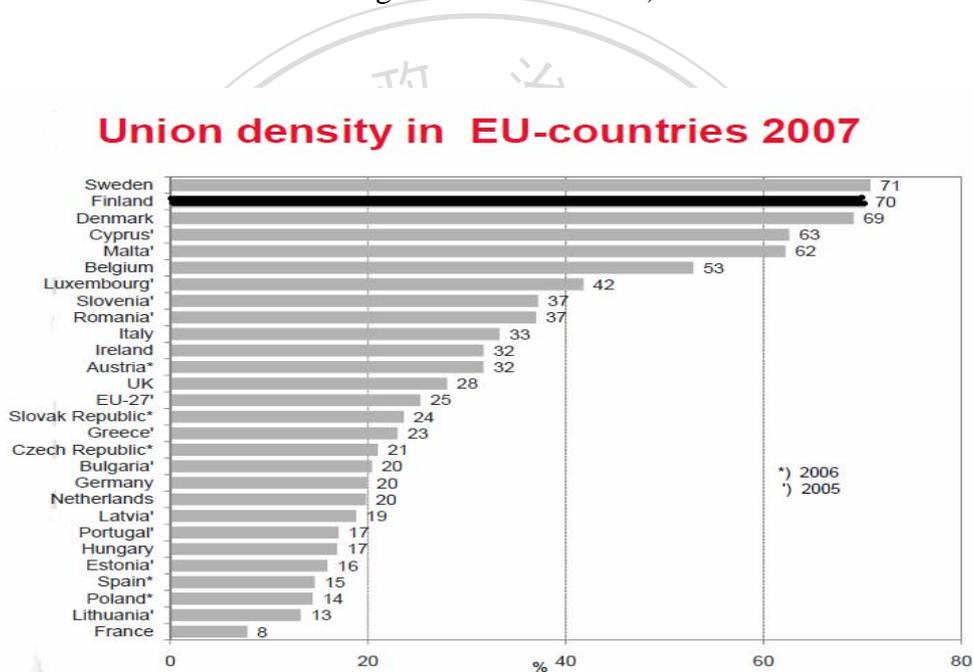


圖 3：2007 年歐盟會員國的工會組織密度表

資料來源：歐盟委員會, OECD (轉引自 SAK, 2010, P24)

根據上圖工會組織密可知，以 2007 年為例，芬蘭的工會組織密度在歐盟國家中為第二高，僅次於同為北歐國家的瑞典，遠高於歐盟 27 國的平均值 25%。

表 2：芬蘭主要工會團體及雇主團體

芬蘭全國性工會團體	
<p>SAK²⁶ (Suomen Ammattiliittojen Keskusjärjestö/ Central Organization for Finnish Trade Unions)</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為芬蘭最大之全國性工會組織，成立於 1907 年。 2. 擁有 22 個附屬工會組織，及 1 億名會員。 3. 會員的性質主要為藍領勞工，例如：建築工人、食品製造業工人、林木業及紙業工人。
<p>STTK²⁷ (Toimihenkilökeskusjärjestö/ Finnish Confederation of Professionals)</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為芬蘭第二大之全國性工會組織，成立於 1946 年。 2. 擁有 20 個附屬工會組織，及約 63 萬名會員。 3. 會員主要來自白領勞工，像是受僱於公部門之勞工。
<p>AKAVA²⁸ (Korkeasti koulutettujen työmarkkinajärjestö/ Confederation of Unions for Professional and Managerial Staff in Finland)</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為芬蘭第三大全國性工會組織。 2. 擁有 34 個附屬工會組織，及約 54.8 萬名會員。 3. 會員主要來自高等教育機構受勞工，像是大學的研究人員和教授。
芬蘭全國性雇主團體	
<p>EK²⁹ (Elinkeinoelämän keskusliitto/ The Confederation of Finnish Industries)</p>	代表芬蘭私營企業雇主。
<p>KT³⁰(Kunnallinen työmarkkinalaitos/ The Commission for Local Authority Employers)</p>	代表地方政府層級。

²⁶ SAK, <http://www.sak.fi/suomi/ajankohtaista.jsp?location1=1&sl2=1&lang=fi>. (檢索日期：12.5.2010)

²⁷ STTK, <http://www.sttk.fi/fi-FI/>. (檢索日期：12.5.2010)

²⁸ AKAVA, <http://www.akava.fi/?fontsize=1.1>. (檢索日期：12.5.2010)

²⁹ EK, <http://www.ek.fi/www/fi/>. (檢索日期：12.5.2010)

³⁰ KT, <http://www.kuntatyonantajat.fi/index~id~AB16F3C66EA94AFCAC88D3F45DA0923D.asp>. (檢索日期：12.5.2010)

VTML ³¹ (Valtion työmarkkinalaitos/ The State Employer's Office)	代表中央政府層級。
KISV ³² (Kirkon työmarkkinalaitos/ The Church Employers)	代表教會組織。
全國性農業雇主團體	
MTL (Maaseudun Työntajaliitto/ The Federation of Agricultural Employers)	代表農業部門雇主團體。
MTK (Maanviljelijöiden, metsänomistajien ja maaseutuyrittäjien etujärjestö /The Central Un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ers)	代表農業部門勞工團體，擁有約 15.6 萬名會員。

資料來源：上述工會團體網站（製表整理：詹力穎）

SAK 是芬蘭最大的工會組織，也同時是最大的外籍勞工組織團體(SAK, 20.01.2010, p. 27)。在整體工會組織率及團體協約的涵蓋率方面，以 2008 年為例，工會的組織率為 76%，然而（原因）總體來說大約 93% 受雇者在工會團體協約的涵蓋範圍下，意即其最低勞動條件係依據雇主團體與勞工團體締結的團體協約。此外，工會也是經營管理失業保險的最大團體³³，與投保薪資連動的給付制度，在一定的條件下，勞工成為失業者時，可以得到其原本薪資 50%~70% 失業給付(SAK AKAVA STTK, 16.2.2010)。

³¹ VTML, http://vm.fi/vm/en/01_main/index.jsp. (檢索日期：12.5.2010)

³² KISV, <http://sakasti.evl.fi/sakasti.nsf/sp?open&cid=Content5A191>. (檢索日期：12.5.2010)

³³ 在芬蘭，有兩種不同程度的失業給付，一種是主要由工會組織經營的失業保險，其給付額度是依據投保薪資的高低；另外一種是來自芬蘭社會保險機構 KELA(The Social Insurance Institution of Finland, <http://www.kela.fi/in/internet/english.nsf/>)的失業給付，它是一種普遍式的福利給付制度。

Coverage of Collective Agreements in EU countries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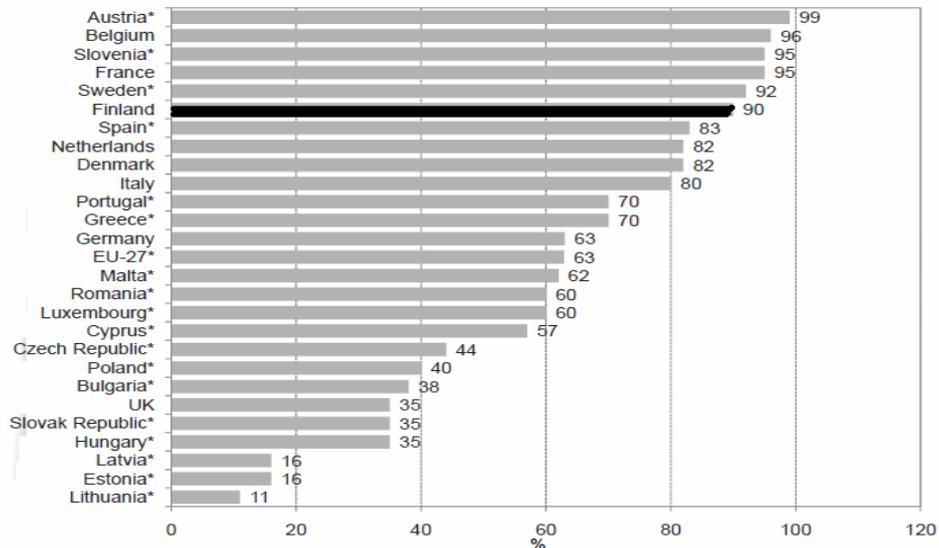


圖 4：2007 年歐盟會員國工會團體協約覆蓋率

資料來源：歐盟委員會, OECD (轉引自 SAK, 2010, P25)

芬蘭工會的團體協約覆蓋率相較於組織密度排名為後，其在歐盟會員國內排名第六，然而也高於歐盟 27 個會員國的平均值 63%。在芬蘭，大約有超過 200 個經常性的團體協約，其中 150 個團體協約亦適用於非會員組織的勞工。此外，普遍的團體協約的有效期多為 1 至 2 年(Äimälä, et al., 2005, pp. 15-18)。

值得一提的是，芬蘭工會並沒有特別針對外籍勞工簽訂的團體協約，然而其團體協約並並未排除外籍勞工；換句話說，受僱於芬蘭的外籍勞工，也同樣適用芬蘭當地工會與雇主簽訂的團體協約 (Ylitalo, 2007)。

“大部分的野莓採集工是從郊區來的貧窮居民，且許多人是文盲。對他們來說，即使一點點的收入對他們而言都有重要意義。然而，他們是否能成功地賺到錢完全不確定的，有些人在野莓採集工作結束返鄉後，反而面對相較於以前更加不堪的處境”。

(ScandAsia, 26.08.2010)

三、芬蘭常見的野莓種類及其生長氣候

芬蘭的獨特氣候及其高比率的森林覆蓋率，因此森林夏末至秋初(7月~9月)為野生莓果的盛產期。大量多樣的野生莓果，最普遍的包含藍莓(blueberry/*Vaccinium myrtillus*)、越橘(lingonberry/*Vaccinium vitis-idaea*)、覆盆莓(raspberry/*vadelma*)以及鄰近拉普蘭地區稀有且高價的雲莓(cloudberry/*Rubus chamaemorus*)，其用途甚廣，可供新鮮食用，亦可冷凍保存或作為食品加工原料。

野莓的採集是最古老的森林消費型態之一，並且在北歐保持著很普遍的傳統，其不僅可以採野莓供自用，也可以做商業用途。傳統上，野生莓子是一種很豐富有價值的自然資源，也是一種健康有機的食物，但對食品加工公司而言，這些有價值的天然資源，目前尚未被利用到一個令人滿意的程度(Paassilta, Moisio, Jaakola, & Häggman, 2009, pp. 1-3)。根據食品加工公司的估計，目前北歐大約僅有 5~10%的野莓被採集，部分的野莓生長在遙遠且地形複雜的森林，幾乎是不可能企圖採集的；然而，根據公司的估計，可被採集的野莓至少應當可增加至 20%左右，換句話說，野莓的棄置率至少應可由目前的 90~95%降低至 80%。

四、野莓食品加工公司之概況

根據芬蘭 Oulu 大學的研究出版報告《Voice of the Nordic Wild Berry Industry – a Survey Among the Companies》，可以得知北歐國家中主要野莓食品加工業的輪廓。以下筆者將引用其部分內容，以描繪野莓工業的過程，及主要的野莓食品產業的結構。

在北歐，野莓食品工業結構中，大約有數百個公司企業，而依據其規模可區分為三個主要群體：

第一類：小規模公司。約僅有1-5個員工，直接從個別野莓採集工那裡採買野莓，再轉賣給當地的超級市場。

第二類：較大的食品加工公司。主要包含小型和中型公司，包含製造傳統的漿果產品，例如果醬或果汁，他們將產品賣給本地市場或國際市場。

第三類：大型食品加工公司。擁有自己的大型冷凍庫，其購買大量的新鮮野莓，將之清理並冷凍，並出售給國內及國外市場的消費者。此群體僅由少數幾個大規模的食品公司組成。龐大數量的野生漿果事實上是進了這些公司的冷凍庫。



圖 5：芬蘭野莓食品供業的供應流程圖表

資料來源：Perikangas, Lehtinen & Karjalainen 1997 (轉引自Mika Paasilta, 2009)

芬蘭和瑞典皆並列為冷凍野莓的最大出口國；然而芬蘭的國際野莓貿易生意起步較瑞典稍晚，然而也和瑞典同樣進行進口和出口冷凍野莓。

FINNISH EXPORT		FINNISH IMPORT	
Germany	958 tons	Russia	1020 tons
Japan	834 tons	Spain	127 tons
China	785 tons	Estonia	56 tons
Sweden	347 tons	Sweden	54 tons
Austria	170 tons	Ukraine	40 tons
Denmark	155 tons	Belgium	28 tons
Norway	134 tons	Poland	23 tons
Holland	52 tons	Turkey	19 tons
Italy	41 tons	Netherlands	11 tons
Switzerland	34 tons	Latvia	8 tons
...
Total	3532 tons	Total	1387 tons

圖 6：芬蘭藍莓進出口統計

資料來源：Paassilta(2009, p. 11)

以2007年為例，芬蘭出口了3,500公噸的藍莓，其主要的出口國為德國(27%)、日本(24%)、中國(22%)和瑞典(10%)；此外，因為對於便宜原料的需求，芬蘭也向俄羅斯購買野莓，然而因為國際市場對於俄羅斯的野莓也有很高的需求，所以近年來，芬蘭從俄羅斯進口野莓的量已大大降低(Mika Paassilta, 2009, p. 11)。

五、引進外籍野莓採集工的主要理由

(一) 壓低成本以面對國際市場的競爭

由於野莓富含營養價值，對促進人體健康有著正面的作用，使得其國際市場需求量不斷攀升；然而 1995 年芬蘭加入歐盟後，芬蘭野莓果加工業也面臨了極大的挑戰，在面對其他歐盟國家的激烈競爭下，成品價格不斷向下壓低。在此壓力下，食品公司一方面以增加投資生產設備，以提高產能，另一方面在原料的取得方面，則以引進外籍勞動力來採集野莓，以維持其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

事實上，芬蘭的野莓工業相較於其他國家起步甚晚，在國際市場的市場佔有率亦不高，遠落後於美國、加拿大、俄羅斯以及近來也投入國際野莓市場銷售的中國。目前流通於國際市場的北歐野莓，主要為藍莓和越橘，然而這兩種野莓的市場，面對很不同的情勢。目前國際市場上，偏好來自北歐的藍莓，因其內含的成分相較於北美的藍莓，有更多對健康有益的元素，是以市場對北歐的藍莓需求高，價格亦較佳；反之，越橘雖然也有益於健康，但其健康的成份不及生長在北美的小紅莓(cranberry)，且近來亦面臨中國低價的越橘競爭，是以其市場價格始終保持低靡(Valkonen, 2007, pp. 2-4)。

(二) 都市化及農村人口外移，造成當地採莓人力的短缺

傳統上，務農家庭的收入一般而言低於一般的工業地區的受薪者，通常務農男性平均每小時收入僅有城市地區受雇者的 62.3%，而女性為 74.7%(Chivu, Constantin, & Preda, 2005)。是以，野莓的採集，不僅是夏日的重要休閒(Kangas, 1999, p. 159)活動，也是一種文化活動，更是農村家庭獲得家免費食物及賺得額外收入的機會。

在一些研究指出，採莓的採集群體，在芬蘭被聯結至某些屬性的族群—年長的、低教育的、擁有夏日小木屋的...等特性(Liikkanen et al. 1993; Kujala 1994，轉引自Pouta, Sievanen, & Neuvonen 2006, P287)；過去幾十年來，食品加工公司主要仰賴當地的民眾採集的野莓作為生產原料，然而伴隨工業化的腳步，芬蘭快速都市化，農村的人口也被吸引至都市定居，導致鄉村人口的大量流失，因此造成芬蘭當地採莓勞動力的緊縮。

芬蘭學者Pouta對於為何芬蘭採莓人口的降低，也持類似的看法，從他的觀點看來，芬蘭當地採莓人口的減少主要歸咎於兩大原因：

第一：農村人口的嚴重外移是主因。跟據芬蘭政府2003年的統計資料顯示，芬蘭在1960到2000之間，都市人口總量由56%增長至82%，因此農村人口的流失，是使得野莓採集人力的流失的重要原因。

第二：要成為好的野莓採集者，需有地緣優勢以及對野莓生產特性有足夠的瞭解及認識，也就是說一個好的野莓採集者，必須熟悉野莓的生態特性及位處靠近森林處。Pouta指出，傳統上芬蘭人對於野莓採集有幾個特性：(1)好的野莓採集地點通常並非公開的資訊，其近似於居住於附近住民的家族秘密；(2)同一個地方的野莓產量年年可能不同，今年是好的野莓採集地點，明年可能不是；(3)好的採莓者必需熟悉野莓作物成長的過程；從這些特性來看，野莓的採集地點通常要是很容易進入森林的地方，是以也不難想見為何採好的野莓採集地點，都是在鄉村而非小城鎮(Pouta, Sievanen, & Neuvonen, 2006, pp. 289-290)。

然而，野莓的成長狀況受到氣候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即使在同一年度，不同地區、不同基因的野莓，其產量和品質都可能大不相同(Mika Paasilta, 2009)。

芬蘭的 Oulu 大學針對野莓加工食品公司進行意見調查，其調查結果顯示，幾乎所有的食品加工公司都表示他們對野莓的原料有更高的需求。然而，由於年輕人對於採集野莓並不熱衷，加上都市化的結果導致許多人搬離野莓生長的地方，是以食品加工公司自 2005 到 2010 年間，食品加工公司引進外籍採莓勞工的人數逐年，以 2009 年為例，芬蘭政府核發 2,000 張旅遊證照給泰國工人，然而這也引發了贊成與反對兩種的不同聲浪。

此外，芬蘭政府也曾公開鼓勵失業者投入野莓採集工作，以獲得額外收入，然而使政策似不見顯著成效。拉普蘭(Lapland)地區的就業服務單位人員認為，他們可以理解為何失業的芬蘭人也對採集野莓意願不高；他們表示，野莓在芬蘭人的眼中，之所以不被視為「金礦」的主要原因有二：首先，因為芬蘭有很好的社會安全網絡，所以即使對於失業者而言，也不需以採集野莓來賺取生活費用；再者，不少失業者表示，採集野莓必需自行開車至遙遠的森林，現今的昂貴燃油價格，對比起野生莓子低迷的收購價（一般而言，野生藍莓不過約 1 公斤 1 歐元的價格），其採集野莓所賣得的收入，可能還遠不如採集過程中燃油的支出，因此，採野莓工作在芬蘭人的經濟及社會脈絡下，並根本不具有經濟上的吸引力 (Helsingin Sanomat, 05.08.2005)。

食品加工公司表示，他們難以從芬蘭當地獲得足夠的勞動力，主要因為芬蘭人多不願易從事戶外辛苦的體力勞動工作，或僅願意採集野莓供自用，不願意出售給食品加工公司；特別倘若在在野莓產量不豐的年度，在芬蘭人考量採集野莓必需開很遠的車到許多不同的地方，以尋覓至好的採莓地點，在及不僅耗時耗力，且亦耗費大料燃油，亦導致芬蘭人對於採集野莓出售給食品公司的意願極為低落，致使野莓苦於無法獲得足夠原料。

對芬蘭食品公司而言，仰賴芬蘭在地的勞動力，具有相當大的不可靠性，因此爲了降低成本、擴大產能與銷售量的前提下，想辦法獲得盡可能最多的野莓原料是當務之急，引進外籍野莓採集工成了對公司最有利的商業策略。

“Riitan Herkku 食品加工公司的管理人員 Jan-Erik Gustafsson 說，「很遺憾，有些人對我們引進外籍野莓採集工這件事此抱持負面觀點，但事實上我們也從當地居民那裡買野莓，但我們需要更多。國際市場對於野生藍莓有很大的需求」”(Helsingin Sanomat, 01.08.2006)。

“...大部分的芬蘭人僅採集野莓供自用，所以野莓工業就變成越來越倚賴外籍野莓採集工。然而這些外籍野莓採集工被支付和芬蘭籍野莓採集工一樣的野莓價錢。...”

“相較於 2004 年食品公司 Riitan Herkku，從在地居民那裡購買的野莓大約 17,000 公斤，而今年(2005)他們從 92 位泰國野莓採集工人那裡買到的總計約 317,000 公斤的野莓。對於芬蘭人來說，野莓和野菇比較重要的意義在於免費的食物，最後的結果是自然的產物最終讓它們在其生長的地方腐壞”(Helsingin Sanomat, 05.08.2005)。

六、外籍野莓採集工在芬蘭工作的法律依據

泰國野莓採集工進入芬蘭，申請的並非工作簽證，而是臨時性的旅遊簽證，並根據「每個人的權利」採集野莓。相關的規範敘述如下：

(一) 野莓的採集：每個人的權利(everyman's right)

野莓和野菇的採集在芬蘭、瑞典、挪威，都被連結至北歐國家的「每個人的權利」(everyman's right)(Finnish Ministry of the Environment, 2007a, 2007b)。這是傳統的權利，開放森林領域，給所有人採集野菇和野莓，因此即使在私人的土地上，仍然不影響此權利的行使。根據此法令，不分芬蘭人或外國人、不論是私人擁有或公有土地，皆可在不打攪到當地居民情況下，自由地在森林中採集野莓。

在芬蘭，「每個人的權利」這個源自古早的觀念，仍然適用於今日，其主要是給予每個人享受徜徉於自然，享受接近森林、樹葉、湖泊、河流的自由，包含採集野生水果植物、游泳、露營、滑雪、釣魚...等戶外活動。此權利在包含芬蘭的北歐國家中，適用於大部分的公有和私人土地，其適用的範圍也很大程度地超越北歐之外的其他國家。根據此權利，不論在私人或公有的土地上，在不打攪在地區民，不損害自然環境的情況下，毋須申請許可證，森林中的野生漿果、野菇、花朵或樹枝，皆可自由地被採集；而例外的情形僅在少數自然保護法(The Nature Conservation Act)³⁴所適用的保護區，私人庭院、或過於接近當地居民的私人住宅以致於有打攪住民之虞³⁵。

在森林採集的野莓，其允許自用或為商業用途出售。此權利的行使，並不僅侷限於芬蘭人，在芬蘭的任何外籍人士亦同樣適用。因此，外籍野莓採集工亦適用此古老的傳統權利，可以在一定的條件下，自由地在森林中採集野莓，並出售給食品加工公司。

³⁴ 詳情請參閱附件二自然保護法 36 條(The Nature Conservation Act) 1096/1996, Section 36)。

³⁵ 針對狩獵及捕魚，此權利受到程度不一的規範，例如，在某些區域垂釣鮭魚必需向政府申請允許，且需支付費用；狩獵方面，亦僅在特定的季節可以有限地打獵，此不在本文討論範圍，故不贅述。然而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閱芬蘭環境部出版的《Everyman's Right in Finland - Public access to the countryside: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二) 入境簽證(Finnish Immigration Service)

芬蘭有關外國人入境相關事宜，主要規範於外國人法(Aliens Act)³⁶，負責的機構為外交部(Ministry for Foreign Affairs)。其適用對象主要區分為歐盟公民(EU citizen)³⁷以及非歐盟的第三國公民(a third-country national)。

外國人進入芬蘭需符合外國人法第 11 條入境芬蘭的要求(The Aliens Act 11 Requirements for entry)的規範。根據外國人法的規定，北歐國家及歐盟國家的公民進入芬蘭毋須申請簽證，而非屬前述類別的第三國公民，則需申請申根簽證(Schengen Visa)。臨時性的簽證允許最多 3 個月的短期居留，並在外國人法第 25 條中規範申請人必需具備有效健康保險的要求。此外，在簽證的申請費用方面，申請的花費為 225 歐元³⁸。

根據外國人法第 11 條第規定，持旅遊簽證的外國人不能在芬蘭從事有工作報酬的工作，倘若外國人在芬蘭受僱用從事勞動，其必需持有工作許可證。2004 年，芬蘭政府修改了外國人法第 81 條，使得外國人到芬蘭從事特定種類的莓子、水果以及蔬菜採收或伐木或毛皮之工作，最常可以享有 3 個月免簽證的待遇。然而，此條免簽證之規定，僅適用於受僱身份的勞工，並不適用於企業家/自僱自營者身份的外籍野莓採集工。

³⁶ 筆者將與外籍野莓採集工相關之外國人法法條，節錄於【附件二】。此外，倘若讀者對外國人法有興趣，可參見芬蘭內政部(Ministry of the Interior)的網頁：

<http://www.migri.fi/netcomm/content.asp?article=1950>。(檢索日期：28.08.2010)

³⁷ 歐盟的會員國，包含 Finland, Austria, Belgium, Bulgaria, Cyprus, the Czech Republic, Denmark, Estonia, France, Germany, Greece, Hungary, Ireland, Italy, Latvia, Lithuania, Luxembourg, Malta, the Netherlands, Poland, Portugal, Romania, Slovakia, Slovenia, Spain, Sweden 及 the United Kingdom.

³⁸ 詳細費用可參考芬蘭移民服務官方網站：

<http://www.migri.fi/netcomm/content.asp?article=1989>。(檢索日期：10.08.2010)

第四章：芬蘭的泰籍野莓採集工之勞動處境

一、泰國籍野莓採集工的背景

「...大部分小農的經濟活動為種植稻米、甘蔗和橡膠樹。他們的賺得的錢主要為了支付孩子的教育費、建房子、買耕耘機或土地...」Lek (2010)。



圖 7：泰國野莓採集工的工作情形

圖片來源：Lek, 2010

芬蘭的野莓採集工人，主要來自俄羅斯、烏克蘭、越南及泰國等地，而其中佔大多數的為泰國籍野莓採集工，其主要來自東北方貧窮村莊的小農，例如 Chaiyapum, Khon Kaen 和 Udon Thain，在泰國主要從事稻米、甘蔗、橡膠樹的種植，7 月到 9 月的這段期間是等待著農田稻米成熟的時期，並無太多的需勞動的農務工作，因此對其而言，來芬蘭採莓即使有其不可預知的風險，然而在對於改善家中經濟的強烈渴求下，仍前仆後繼地來到芬蘭，並對這趟工作行程抱著高度的期盼，希冀透過其勤奮地工作，改善家鄉的困頓經濟(YLE, 13.06.2008, 23.07.2007, 25.08.2009)。

根據 HelsinginSanomat 報導及 Lek³⁹進行田野訪查結果，在芬蘭的泰國籍野莓採集工有 90%到 95%為年輕男性。

“「...在芬蘭工作的泰國野莓採集工，有的幾年前也曾經在瑞典做同樣的工作。他們自行支付往返泰國的費用、宿舍費，並且租賃他們使用的車子。很

³⁹ Junya Lek Yimprasert 是泰國移工工會的研究者，其長期關注在芬蘭及瑞典的泰國籍野莓採集工的處境。2010 年夏天，她前往芬蘭進行 3 週左右的田野調查。

多人都是借貸來的，他們希望可以在芬蘭賺錢，因為在芬蘭的野莓採集工人的數量遠低於瑞典”。

”...「這個工作對我來說很重要，因為我可以得到很多的收入。雖然這是一個很辛苦的工作，但我相信我可以做得到」，Sunthorn Champeechnot 一個野莓採集工人透過翻譯這樣說。”(Helsingin Sanomat, 01.08.20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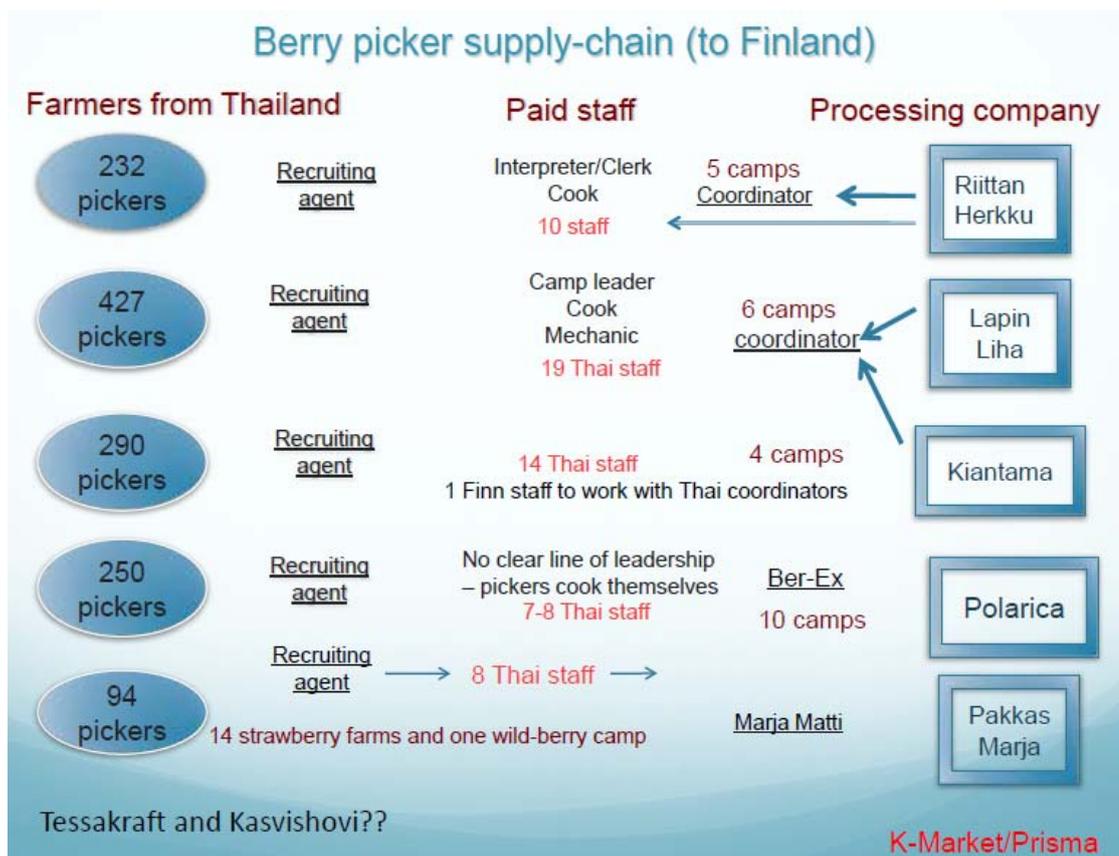


圖 8：泰國籍野莓採集工之供應鏈

資料來源：Lek (2010)

圖表 10 中，顯示了泰國籍農民透過數家仲介機構來到芬蘭，為特定食品加工公司採莓的情形。仲介機構人力的供應包含了採莓工、翻譯人員、廚師以及機械維修人員，供應的人力再按照需求區分為 4~10 個不等的小組。在仲介機構和

食品加工公司之間，通常亦有芬蘭人擔任協調溝通之工作。

位於拉普蘭的大型食品加工公司 **Lapin Liha** 表示，2009 年該公司邀請的泰國籍野莓採集工數量，達到該公司所有採莓勞動力的 80%(Lek, 2010)。

泰國勞動主管機關的統計，自1975年起，大約有近4佰萬的人口曾經找尋海外的的工作，而70%是來自泰國東北方，其中60%僅有國小的學歷（這些數量尚不包含未登記的勞工）。然而，為何是這些東北方的小農，飛越過半個地球到芬蘭採集野莓？事實上，最早到北歐採集野莓的農民為親戚中有人與瑞典人結婚的泰國女性，其協助同鄉至瑞典採集野莓，爾後漸漸演變為仲介機構大量媒介至瑞典及芬蘭採集野莓，仲介機構從農民身上收取的費用，也從原本的500-1,000歐元漲至2,000歐元(Network Against Trafficking & Exploit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 Thai Labour Campaign & Migrant Workers Union, 2010, pp. 9-12)。

倘若探究造成東北地區小農貧困處境的歷史原因，則需追溯至冷戰時期泰國政府對於共產主義勢力的追剿。根據對於泰國社會及政治歷史瞭解極為深入的航海生物學家 **Richard Thompson** 分析，在冷戰時期，泰國東北部的農村受到馬克思-列寧主義勢力的滲透，而此時美國支持下的曼谷軍事政權，為了擊潰共產主義勢力，焚毀了東北地區所有的森林，目的是為了從村莊中的小山丘中，逼出共產主義游擊隊員。這樣的歷史背景造成了當地天然森林資源遭受毀損殆盡，變得非常的乾燥，每年大約有 6 個月的期間農民們事實上幾乎無農務可作，然而當地仍有一些基礎設施讓村民們抵擋被吸納入加工出口區，但卻也僅能以小農的身份，勉強地維持他們的村莊(Atarah, 20.9.2010)。

二、小農們借貸到芬蘭採集野莓

幾乎所有貧窮的小農都無法拿出約2,000歐元這比龐大的現金支付給仲介機構，是因其被迫向親戚、銀行或仲介機構先行借貸，以支付到芬蘭的高昂開支。

“很多人都是借錢來的。他們希望在芬蘭可以賺得到比在瑞典更多的錢，因為來芬蘭的野莓採集工數量相對上較少”(Charoenpo, 02.01.2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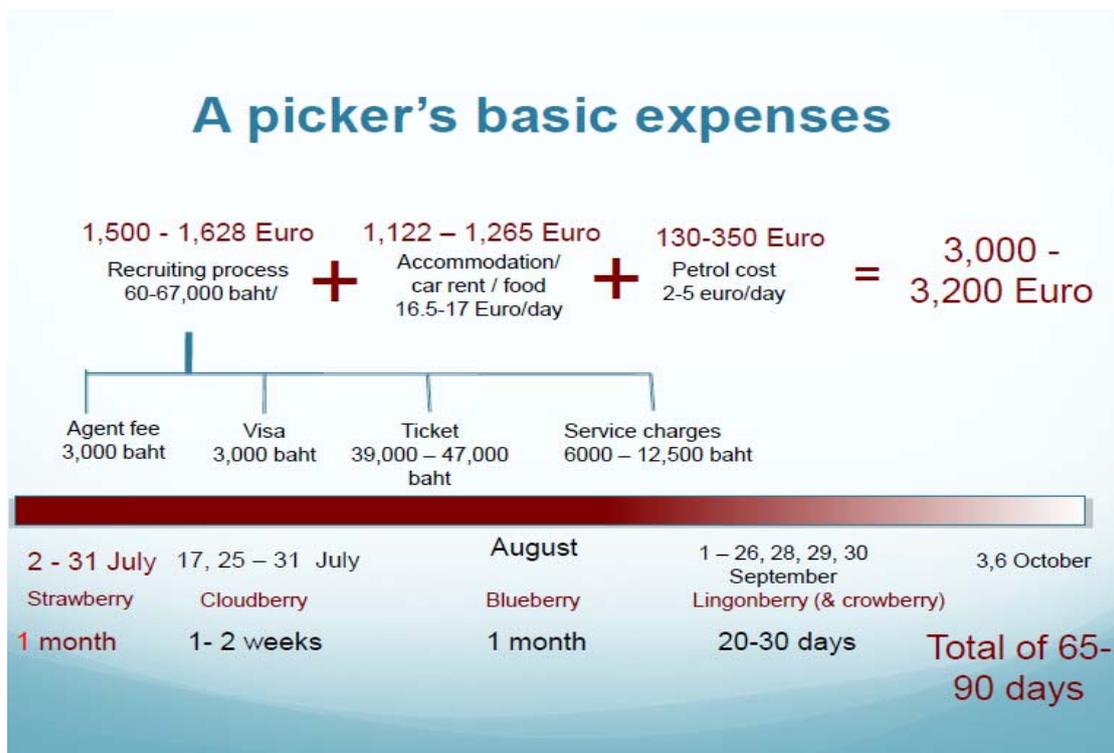


圖 9：泰國野莓採集工支付的基本開支

資料來源：Lek (2010)

泰國野莓採集工在來芬蘭前，必需支付 1,500-1,628 歐元不等的費用給仲介機構；在來到芬蘭後，總計支付約 1,122 到 1,265 歐元的日常開支，外加 130-350 歐元不等的燃油費用，因此基本開銷約為 3,000 到 3,200 歐元。

而 Laihia 的田野調查也新同的結果，她寫道：

“他們為了來到芬蘭工作，每個人必需自行支付的費用包含支付給泰國仲介公司的正式費用、給泰國勞力仲介公司的非正式費用、往返泰國及芬蘭約 1,200 歐元的機票費，以及在芬蘭這段期間的住宿、伙食，以及採野莓所需的設備租賃費用，總計大約 1 天 20 歐元（包含 5 歐元的住宿費、5 歐元的食物費、5 歐元汽車租賃費、5 歐元燃料費）。我們認為這些費用是過高的”(Laihia, 2009)。

“大部分的野莓採集工都是在他們完全不能預知今年的莓果產量的狀況下，就需事先借貸購買機票，所以他們知道他們沒有任何時間可以浪費。機票的費用大約為 1,500 歐元，此外必需支付在芬蘭的食宿、汽車租賃及燃料費用，估計是 1,000 歐元。為了平衡這些開支，每個泰國野莓工每天至少必需採集到大半桶的雲莓以及 4 大桶的藍莓。如果碰到野莓豐收的季節，這些勤奮的勞動者們可以贏得相當於在其家鄉整年的收入，並且年復 1 年的回到芬蘭來”(Dideriksen, 05.03.2009)。

“Riitan Herkku 指出，他們把外籍野莓工放置於較少多森林、較少居民的地方，那裡比較容易找得到幾乎沒有人採集過的野莓。這對這些農民來說，他們可以在採莓季節裡，賺得到數千歐元的收入，即使扣除掉他們需支付的住宿等費用，仍將可以剩下很多的錢帶回家。...負責翻譯者的 Bandit Jansamran 說，在泰國工人在家鄉，1 年約只能賺得 2,000 歐，然而來到芬蘭工作後，他們可以在 2 個月左右賺到同樣的錢”(Helsingin Sanomat, 05.08.2005)。

三、外籍野莓採集工的工作條件

野莓的採集範圍，集中於拉普蘭(Lapland)地區。拉普蘭其座落於芬蘭北方，冬季嚴寒，夏季涼爽，一年約有 175 到 225 天被白雪覆蓋。夏季日照時間極長，自 6 月到 7 月中，拉普蘭地區日照時間為 24 小時，無日落的黑夜時間；7 月中到 8 月初日照時間為 22.4 小時；8 月初到 8 月中旬約為 19.2 小時；8 月中旬到 9 月初約為 17 小時(Finnish Meteorological Institute, 2009)⁴⁰，夏天的長日照，讓野莓採集工得以在森林中長時間工作。

pwn / month	Helsinki			Southern Finland			Jyväskylä			Middle part of Finland			Sodankylä			Lapland		
	nousee	laskee	pituus	nousee	laskee	pituus	nousee	laskee	pituus	nousee	laskee	pituus	nousee	laskee	pituus	nousee	laskee	pituus
	sunrise	sunset	length of day	sunrise	sunset	length of day	sunrise	sunset	length of day	sunrise	sunset	length of day	sunrise	sunset	length of day	sunrise	sunset	length of day
	h:min	h:min	h:min	h:min	h:min	h:min	h:min	h:min	h:min	h:min	h:min	h:min	h:min	h:min	h:min	h:min	h:min	h:min
1.1. / 1st Jan	9:24	15:24	6:00	9:43	14:59	5:16	11:31	13:04	1:33	16:1	15:55	6:47	9:22	15:32	6:10	10:30	14:18	3:48
1.2. / 1st Feb	8:36	16:33	7:57	8:45	16:17	7:32	9:25	15:30	6:05	7:59	17:10	9:11	8:05	16:59	8:54	8:29	16:28	7:59
1.3. / 1st Mar	7:20	17:46	10:26	7:21	17:39	10:18	7:32	17:21	9:49	6:35	18:24	11:49	6:33	18:20	11:47	6:31	18:15	11:44
1.4. / 1st Apr	6:46	20:03	13:17	6:40	20:04	13:24	6:26	20:12	13:46	6:01	20:41	14:40	5:51	20:45	14:54	5:23	21:06	15:43
1.5. / 1st May	5:18	21:18	16:00	5:03	21:27	16:24	4:19	22:06	17:47	4:40	21:55	17:15	4:20	22:09	17:49	3:09	23:15	20:06
1.6. / 1st Jun	4:08	22:29	18:21	3:42	22:49	19:07	-	-	24 h	3:54	22:46	18:54	3:24	23:12	19:48	-	-	24 h
1.7. / 1st Jul	4:00	22:47	18:47	3:30	23:11	18:41	-	-	24 h	4:24	22:27	18:03	3:59	22:46	18:47	2:00	0:40	22:40
1.8. / 1st Aug	4:59	21:52	16:53	4:40	22:04	17:24	3:37	22:59	19:22	5:35	21:12	15:37	5:24	21:19	15:55	4:45	21:52	17:07
1.9. / 1st Sep	6:14	20:25	14:11	6:05	20:28	14:23	5:41	20:44	15:08	6:49	19:38	12:50	6:44	19:38	12:54	4:34	19:42	13:08
1.10. / 1st Oct	7:25	18:54	11:29	7:23	18:49	11:26	7:25	18:40	11:15	8:02	18:09	10:07	8:04	18:00	9:56	8:19	17:40	9:22
1.11. / 1st Nov	7:42	16:24	8:42	7:49	16:12	8:23	8:19	15:35	7:17	8:21	15:48	7:27	8:32	15:31	8:59	9:21	14:34	5:13
1.12. / 1st Dec	8:56	15:22	6:26	9:12	15:00	5:48	10:31	13:34	3:03	9:20	15:12	5:52	9:39	14:48	5:07	11:46	12:32	0:46
31.12./last Dec	9:25	15:22	5:57	9:44	14:55	5:11	11:36	12:58	1:22									

圖 10：芬蘭全年日照時間

資料來源：芬蘭氣象學研究機構⁴¹

芬蘭 7 月的平均溫度為攝氏 14 度，夏季總體平均溫度為 20 度左右，涼爽不

⁴⁰ 詳細可參見網頁：http://www.laplandfinland.com/In_English/About_Lapland/Nature/Climate.iw3 及 http://www.fmi.fi/weather/climate_4.html。(檢索日期：05.08.2010)

⁴¹ 芬蘭氣象研究機構網址為：http://www.fmi.fi/weather/climate_7.html (05.08.2010)。

炎熱，倘若適逢下雨的低溫天氣，即使夏日，特別是北方地區，夏季時節仍可感受明顯寒意。

泰籍野莓採集工的採莓之行，對其而言擁有極大的風險，但基本上對其而言，皆是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任務，因為一旦無法賺取到足夠的錢，變會使得家中的原本困頓的經濟更加雪上加霜。是以野莓採集工們必需在短短的3個月間，盡其可能地採集到最多的野莓，在扣除來到芬蘭的基本開支後，才能開始真正獲利。這樣的處境，使得泰籍野莓採集工們每天必需忍受高工時、高勞動強度的狀態；從另一方面來說，這也確保了這些野莓採集工們必定會在極為有限時間內，獲取最大量的野莓，對於芬蘭的食品加工公司而言，這是使公司能夠得到最多野莓作為加工原料的有利因素。

2005 年起，芬蘭路德教會起開始長期關心在拉普蘭地區的泰國野莓採集工的工作、生活及身心健康狀況，教會在此過程中，亦結合募捐物資的管道，協助泰國野莓採集工獲得足夠的保暖衣物...等生活所需，教會工作人員以 Marja-Liisa Laihia 為主，透過長期的追蹤及訪談，在 2009 年教會的一份調查報告中，第一次較為大量並貼近地觀察並具體描述泰國野莓採集工的工作與生活情形：

“這是一個非常辛苦的工作，通常他們年紀都很輕，也有些是中年人，或者夫妻，通常大約 2-6 人成一個團隊；每個團隊有其租賃的汽車，由各團隊自行決定要去哪裡採莓。大部分的團隊在相近的時間出發，因為每隊都希望可以盡其可能採集到最多的野莓...。...食品公司出租給工人們的車，主要是老舊淘汰的郵遞車，所以車況自然也不好，有時候會故障，此時專門維修車子的人就發揮極大的功能了。...車子維修人員也是大家集體付錢雇用的，工人們都認為其對野莓採集工作幫助很大...。...在工作日數方面，他們每週工作 7 天，完全沒有休假日，他們說，這樣的工作一旦休息，背部將會變得僵硬，

而難以在休假日後繼續工作。但例外的是，如果天氣異常的惡劣，才可能休假不外出採莓”(Laihia, 2009)。

“很令人驚奇的，在這樣辛苦的工作條件中，工人們通常卻通常很少感冒生病，有時有些人背痛、肚子痛，但大部分都保持健康。但對他們而言，最辛苦的莫過氣候適應、背部酸痛以及如何不在森林中迷路。……許多人並不知道要如何在芬蘭的夏季中穿著適當的衣服以適當的保暖，因為泰國的夏天總是非常的炎熱，而芬蘭則不同；再者，採集野莓需長時間彎腰，亦使得其必需忍受長時間的背部酸痛；此外，採集野莓常需走路進入很深的森林找尋野莓，在芬蘭當地，會有人教導工人們如何閱讀地圖，並學習如何不在深林中迷路以及確保每個人都擁有可以通訊的手機，此為非常重要的自保工具和技巧”(Laihia, 2009)。

其他媒體亦報導野莓採集工的工作情形，

“Chansak Promthong，一個泰國仲介機構的協調人說：「泰國工人將在芬蘭工作大約 70 天，在此期間，他們每天需從凌晨 4 點工作直至晚上 10 點。」，「...他們必需辛苦地工作，但他們將得到很好得報酬...」”(The Nation, 16.07.2010)。

“...在記者的採訪過程中，看到當他們找到沼澤及野莓樹叢後，一刻也不停的每個人立即分配至不同的地方採摘雲莓，賺錢的壓力讓他們沒有一個人靠在樹上稍事休息...”(Dideriksen, 05.03.2009)。

“採莓工總的工作天數約為 65 至 90 天。他們來到芬蘭，希望使用他們所有可以的時間來採集野莓。有些工人們甚至連用餐時間都不願意休息，他們在

吃飯的同時仍然不停止採莓，許多人即使發燒也不停止外出採莓...。僅有強烈的豪大雨可以停止採莓工們外出採莓...。...所有的宿舍在凌晨 6 點就空了（有些人甚至凌晨 1 點鐘就外出工作），而大約要到晚上 8 點鐘左右，才陸續有工人返回宿舍，但事實上許多人回到宿舍時已經深夜 11 點鐘了。這樣的勞動強度，特別是在雲莓⁴²的產季時特別常見，在藍莓和越橘的收成時期時，則工相對較短...。...提供給外籍採莓工人的車子是以報廢的老舊車子，他們像是幾乎就在森林裡的道路上就會突然爆炸，在宿舍裡，所有的泰國籍汽車維修人員都幾乎是徹夜地工作”(Lek, 2010)。

值得一提的是，野莓採集的工作的要求長時間地彎腰工作，因為大部分的野莓作物不高，除了雲莓長在沼澤地區，且莓樹本身較高外，藍莓及越橘樹植物本身高度約為 10~20 公分高，採集時即使使用工具，仍需一定程度地彎腰作業，對於野莓採集工人而言，同時忍受蚊蟲的叮咬。在長時間的密集勞動下，背部將造成過度使用的酸痛問題。然而，在龐大的經濟壓力迫使工人們無休假且長時間地勞動著，唯一的重心只有工作。

四、外籍野莓採集工的居住條件

工人們多居住在食品加工公司所提供的淘汰的舊學校中，大批工人住在過於擁擠及衛浴設施嚴重不足的舊學校中，有些人為了降低開支，甚至就在森林中搭帳棚露營。

“...食品加工公司，買了已經不使用的舊學校和空的照護中心讓工人們居住。...然而有些勞工為了省錢，便自行搭營睡在森林裡”(Helsingin Sanomat,

⁴² 雲莓的是所有野莓中價格最好的一種，因為其僅生長於難以採集的沼澤地區，所以採莓工人們都希望盡可能地在此時採集到最多量的雲莓，以盡早付清他們來到芬蘭的高額成本。

01.08.2006)。

“10 到 20 個採莓工(包含男性和女性及夫妻)，通常被安排在同一個房間內。在一些宿舍裡，負責煮飯的廚工就睡在廚房的地板上，有些採莓工就睡在車子裡或者木造棚之下”；“有些宿舍原本事實上是具有足夠空間的，但是在採莓季節的尾端時，為了搜尋野莓，而將不同地方的採莓工人集中在一起，導致發生過於擁擠的情形”(Lek, 2010)。

“野莓採集工們通常住在拉普蘭地區舊的、已被淘汰不再使用的學校，通常 8 個人左右同住一室，通常睡地板或有上下舖的疊床。依據觀察，他們通常住在住宿品質不佳的地方，舉例來說，沒有足夠的廁所及浴室，平均 50~100 人共用 2~3 間浴室，在此情況下，因為太多人使用的關係，常出現水管堵塞的問題。此外，住宿地區通常沒有任何洗衣設備。...他們大約每天清晨 4 點鐘左右起床，飲用熱水、吃完早飯後，攜帶米飯作為午餐及雨衣。出發前，有些人會進行一些佛教儀式，並放置特定的植物在車子上。而大約下午 5 點到 9 點鐘之間回到住宿處。回來後，他們洗澡、煮飯、吃沙拉及雞肉，之後便立刻上床休息，完全沒有任何的休閒娛樂時間”(Laihia, 2009)。

“廁所和用水系統，通常都是失修的，或者完全沒有功能的。有些地方的採莓工人們在沒有水及沒有淋浴的狀況下生活幾天，甚至幾個禮拜。有些宿舍整潔，但更多的宿舍是髒亂的—在一般的衛生水平之下。此外，沒有一個宿舍有急救護理中心(First Aid room)或者急救護理箱，且倘若採莓工生病了，其仍必需與其他的採莓工待在同一個房間裡”(Lek, 2010)。

在其他相關的設備方面，亦明顯不足：

“提供給野莓採集工的食物份量看起來是足夠的，只有一些很少的抱怨，有

關於菜色缺少變化...。...一般而言，野莓採集工攜帶的衣服並不足夠，有些宿舍的採莓工得到一些援助的衣服，但許多的採莓工必需穿著那些極不足夠的衣著裝備，到森林裡頭面對北方的氣候以及蚊子。此外，在森林裡工作一天下來，衣服原則上需每天洗滌，然而在我所拜訪的 8 個宿舍裡，僅有一個宿舍有洗衣機。採莓工通常必需排隊等待洗滌衣服。同樣的，宿舍裡也極少有晾乾衣服用的設備，即使在 50 個人居住的宿舍也沒有晾衣設施。幾乎可以看到工人把衣服晾在宿舍裡所有可能晾掛的地方。在有些宿舍，採莓工在整整 2.5 個月內，僅被提供一套床單”(Lek, 2010)。

外籍野莓採集工日常生活中，最常面臨語言隔閡的問題，例如，完全無法講當地語言，也難以辨認街道名稱。些人因病必需就醫時，常碰到無法說出確切地址的溝通障礙。此外，在醫療方面，其也工人面臨有時候泰國的保險公司拒絕給付在芬蘭的醫療費用的問題。

“來到芬蘭前，有人教導他們如何閱讀地圖及辨認地形...到芬蘭之後，他們對於芬蘭地名的辨認和記憶有困難，所以多半以街道號碼來進行辨識...。...“如果有人生病，需到醫院就醫，首先面臨的就是無法說出明確的地址...。生病就醫時，當地醫院會要求病人必需先行支付費用再接受治療，在經過教會的人員協助溝通之後，取得醫院領導人的同意，可以先接受治療後再支付費用。然而，比較大的問題是，工人們在泰固有醫療保險，在芬蘭生病就醫後，有時候保險公司不願意承認芬蘭的醫療機構並拒絕給付此費用，特別是精神方面的疾病最容易被拒絕...”(Laihia, 2009)。

“大部分的採莓工從來沒有到過赫爾辛基，即使他們在這些年來已經搭飛機至赫爾辛基幾次。大部分的人完全不知道芬蘭的歷史、文化、音樂或傳統，甚至不知道如何用芬蘭文打招呼或說謝謝。然而，看起來完全沒有任何人試

圖幫助他們，或者對他們有任何的興趣”(Lek, 2010)。

五、野莓的賣價

野莓的市場價格每年不一，以2005年為例，泰籍野莓採集工採集的野生藍莓，每公斤大約1歐元、雲莓大約為4.5歐元、越橘約為 0.8歐元。而2009年，藍莓為1公斤1.4歐元，雲莓為1公斤8~9歐元不等，有時工人也會面臨食品加工公司無預警地壓低野莓收購價的問題。

“...藍莓和覆盆莓，約可賣到每公斤 2~3 歐元的價格，但是有些公司在為未事前告知的狀態下，僅願意支付 1 公斤 1 歐元的價格”，芬蘭-泰國協會的主席說道(Charoenpo, 02.01.2010)。

“採集野莓後，工人將野莓置放於箱子中，秤重並出售給食品公司，他們沒有所謂的時薪，其收入完全取決於採集到多少野莓。通常在同一個團隊中會平均分配收入。工人們抱怨 2009 年的野莓時價過低，藍莓價格每公斤僅可以賣約 1.4 歐元，每個人每天必需採集到 70 公斤，才有利可圖；有些時候有的團隊可採集到價格較高的雲莓，其每公斤賣價大約 8~9 歐元”(Laihia, 2009)。

“Tubtim 不同於其他的工人，他是第一次來到芬蘭工作，他談到對拉普蘭的印象，說”這裡的樹很高大、蚊子也很大隻”，他採集雲莓 15 小時，共賺得 50 歐元整。...”(Dideriksen, 05.03.2009)

“泰國野莓採集工在野莓季節結束後，透過採莓和賣莓共獲得了3,000到7,000 歐元不等的報酬。即使他們必需支付大約1,000歐元的機票，他們仍然可以

獲得約2,000歐的盈餘，這等於他們在家鄉的年所得。「今年的產量比我們預期的還要好，我們得到了比去年多2.5倍的藍莓。每個人都很高興，希望明年可以再回到這裡來」，泰國採莓工這樣說”(Helsingin Sanomat, 04.10.2006)。

許多媒體報導呈現的是到芬蘭的外籍野莓採集工，在短短幾個月的工作期間後，賺得大筆的金額返鄉。

六、 不論成功或失敗，風險由野莓採集工一肩扛下

當面臨到野莓產量不佳的年度或外籍勞工在工作過程中受傷而無法繼續採莓時，泰籍野莓採集工無任何收入保障的困境就會被徹底地顯露出來。泰籍野莓採集工和食品加工公司在法律上並不存在勞動契約，也無責任義務關係；換句話說，野莓採集工雖然接受特定食品公司邀請至芬蘭採莓，但其在原則上可自由地將所莓子賣給任何一家公司，但倘若面臨野莓產量不佳的季節，導致採集不到足夠的野莓，無法還清仲介、機票以及生活費用、或在採莓過程遭受意外傷害，在現行的法律中，食品公司都無義務對這些勞工負起任何的照顧或賠償義務。

因為芬蘭的食品加工公司對這些外來的採莓工無需負擔任何責任與義務，且把受季節氣候決定的野莓收成風險，都加諸在外籍野莓採集工身上，因此外籍野莓工把邀請其到芬蘭採莓的食品公司稱為「無風險的野莓收穫者」。

包含 2006 年、2008 及 2009 年，乾燥的天氣導致野莓產量不佳，芬蘭的新聞都報導了許多外籍野莓採集工在辛苦了幾個月後，因為野莓收成不足、繳交交通違規罰款，或者在採莓過中途發生意外，導致無力負擔返鄉的機票而滯留芬蘭的狀況；同時，媒體亦報導了來自烏克蘭的野莓採集工，在面臨野莓欠收以及招

募他們的仲介機構破產，導致無能力購買機票回家，在後來在求助烏克蘭駐芬蘭的領事館後，獲得財務援助，才得以順利返回家鄉(YLE, 03.08.2006, 04.08.2006, 07.08.2008, 18.07.2006, 25.07.2006)⁴³。

“外交部秘書 Vesa 表示「...我們得知，2008 年大約有 12~61% 的外籍野莓採集工人是在負債的狀態下回鄉，其不僅沒有賺錢，收入甚至不足以支付他們來到芬蘭的旅費開支...。去年的野莓產量不好，但是事實上外籍野莓工並無法事先預知此情形。所以當這些外籍野莓工們從很遙遠的地方來到芬蘭時，對於賺錢抱著很高的期許，然而，野莓的產量卻不如預期的理想，結果他們沒有錢可以回家。」”(Dideriksen, 05.03.2009)。

“芬蘭-泰國協會曾經幫助 60 個泰國勞工在藍莓及覆盆莓的產季結束後，從芬蘭返回泰國家鄉。她說，去年受協會幫助的泰國勞工，他們支付了 1,400 歐元(63,000 泰銖)的機票和宿舍費用。很多人都是借錢來的。...有些人也因為超載被警察開罰單，而賺不到足夠的錢。每一個野莓採集工人最後都積欠下了 70,000 到 80,000 泰銖(約 1,600 到 1,800 歐元)”(Charoenpo, 02.01.2010)。

“...有些工人們得到了很好的收入開心的回家鄉，然而有些人卻不這麼幸運。一對泰國夫婦他們雙雙都在交通意外中受了傷，他們就像很多其他野莓採集工經歷的一樣，這個家庭在泰國貸款以來到芬蘭，然而，最後他們卻反而背負了 80,000 泰銖的負債(大約 1,600 歐元)。這個數字大約等同於 1 個一般家庭的 1 年收入。「現在，我不知道我們要怎樣籌到這些錢」，Boonmee 太太說。... 到上個禮拜為止，幾個報紙的讀者從兩個禮拜前我們的報導中，得知了他們的遭遇，捐了大約 1,400 歐元。「我非常的高興，很謝謝你們！」，

⁴³ YLE 的報導主要在 2008 年，烏克蘭野莓採集工適逢野莓欠收年度，及招募其到芬蘭的仲介機構破產，勞工賺不到足夠的錢回鄉，並覺得身受欺騙。有些勞工請求烏克蘭駐外大使館協助以求順利返鄉。

Boonmee 太太從泰國傳來她的感謝”(Sillanpää, 25.10.2009)。

2010年夏，一個悲傷的案例在芬蘭拉普蘭的森林裡發生。7月26日，那是一個38歲的泰國野莓採集工，在開始採莓的第3天，晚上9點鐘正值收工之時，在等待交通車接駁回宿舍之際在森林中迷失了，大其手機約在30分鐘後失去訊號；儘管其泰國籍的同事們及芬蘭警方和軍方，在森林中展開搜尋，然而卻毫無所獲，眾人僅能企盼他能夠自行返回。然而，就在他失蹤的2週半後，屍體在被軍方發現在距離他失蹤大約3公里的灌木叢間，身上帶著被動物撕咬的痕跡。芬蘭官方表示，在森林中到處是灌木叢，是以倘若不是非常注意的話，極難看見死者屍體，附近並無高聳的懸崖或陡峭處，警方排除跌落致死或他殺之嫌疑，而其屍體的傷痕，根據判斷應是來自動物，而非人為的攻擊(Helsingin Sanomat, 03.08.2010, 13.08.2010; ScandAsia, 26.08.2010)。

悲傷或歡喜的故事，在芬蘭北方的拉普蘭森林裡輪番上演，而在芬蘭現行的制度下，無論成功或失敗，這些來自貧窮農村的野莓採集工們都必需自行承擔後果，因為他們是企業家/自僱自營者，而非僱傭勞動者。

第五章：瑞典經驗及芬蘭的政策回應

一、瑞典經驗：保障薪資政策

同樣位於北歐的瑞典，和芬蘭並列為藍莓最大出口國。瑞典野莓的營業量遠高於芬蘭，其不僅出口，同時也進口藍莓，在過去十年內，瑞典每年主要從立陶宛、波蘭、芬蘭，及次要從俄羅斯、烏克蘭、荷蘭和愛沙尼亞，進口了3,000~6,000公噸不等的藍莓。以2007年為例，瑞典總計進口2,698公噸藍莓，而出口量則為8,078公噸(Paassilta, et al., 2009)。

SWEDISH EXPORT			SWEDISH IMPORT		
China	2386	tons	Lithuania	791	tons
Italy	1497	tons	Poland	728	tons
Finland	846	tons	Finland	459	tons
Japan	690	tons	Russia	190	tons
Belgium	659	tons	Ukraine	183	tons
Norway	556	tons	Estonia	115	tons
France	536	tons	Netherlands	112	tons
Germany	330	tons	Bosnia-Hertz.	40	tons
Poland	92	tons	Norway	36	tons
Switzerland	89	tons	France	20	tons
Luxemburg	80	tons	Denmark	19	tons
	
Total	8078	tons	Total	2698	tons

圖 11：2007 年瑞典冷凍藍莓進出口統計

資料來源：Mika Paassilta(2009, P10)

到瑞典採莓的泰國勞工，一開始僅來自與瑞典人結婚的泰國女性之家人或親戚，爾後擴及至鄰近的村莊，且協助安排的人僅收取大約5,000-10,000泰銖（約

110-220歐元)的金額。而如今，當前的契約則為，欲到瑞典採莓的農民，每人必需繳交給仲介機構2,000歐元的仲介費用，而在泰國僅有很少數的農民有這麼多的現金可以繳交。爲了繳交這些費用，農民從農業銀行⁴⁴貸款，一個秋季的利息率約爲7-12%，或者從私人銀行的貸款，每個月爲3~10%的利率，此種貸款多爲需要保證人抵押性貸款(NAT&TLC&MWUT, 2010)。

泰國的勞動力出口，很大程度的仰賴私人仲介機構，即使泰國勞工主管機關和一些國家(例如：南韓、日本及臺灣)簽訂雙邊協議，但透過官方的仲介管道是極爲緩慢的，所以這給了私人勞力仲介機構很大的空間。仲介機構們宣稱可以幫助想要到海外工作的勞工們，更快速有效地找到工作，然而代價就是昂貴的仲介費用，對貧窮的人們來說，在想要改善家中的經濟渴求下，仍必需倚賴這些私人仲介機構。

2006年開始，瑞典政府開始將外籍野莓採集工視爲受僱者身份，其對受雇於瑞典本地公司的外籍野莓採集工開始課徵所得稅，但在食品加工公司的強烈反對下，政府表示，受雇於非瑞典公司的外籍採莓工，仍無需繳交所得稅(Skatteverket, 2007)。2006年的新政策並沒有解決外籍野莓採集工缺乏收入保障的問題；2009年又是再一次的逢野莓欠收年，許多外籍工人也再一次面臨負債的命運，因此工人們在瑞典發起了示威遊行，抗議過低的野莓收購價(Lintner, 2009; Thai Labour Campaign, 2009)。

泰國勞工組織NAT⁴⁵和TLC⁴⁶在泰籍野莓採集工無法賺得足夠收入事件發生

⁴⁴ The Bank for Agriculture and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 (BAAC).

⁴⁵ NAT 成立於 2007 年，主要的目的是反對人口販運及勞動剝削，其主要成員爲泰國農民。

⁴⁶ The Thai labour campaigning (TLC)，成立於2000年，主要的TLC泰國勞工運動成立於2000年，主要的目的是幫助小農站在爭取其權利，並在國家、區域以及國際勞工和人權運動及組織面向上，創造三方合作關係。

後，展開對20個泰國農村中，曾在瑞典擔任野莓採集勞工的農民進行調查，以釐清箇中問題，並同泰國及瑞典官方以及瑞典工會組織進行對話，思索可能的解決方案。從其2010年1月出版的調查報告中可瞭解泰國農民在瑞典擔任野莓採集工的具體處境。

和芬蘭的情況類似，多數到瑞典擔任野莓採集工的泰國勞工，通過泰國的仲介機構，持旅遊簽證到瑞典，其中絕大多數農民從來未曾到過泰國以外的地方，且僅能用極有限的瑞典語或英語（有些人甚至無法講英語或瑞典語）。在2010年瑞典政府的新政策實施之前，為了避免瑞典政府的課徵所得稅，泰國仲介機構和野莓採集工簽定勞動契約，保證他們在瑞典工作可以獲得泰國最低工資的保障，且公司會補貼勞工們每日100瑞典克朗（約10歐元）在瑞典的生活支出。

然而實際的狀況是，所有的開支由勞工自行支付，仲介機構完全未支付給勞工任何補貼或保證薪資(NAT&TLC&MWU T,2010)。

2009年，大約6,000個泰國勞工在7月中旬抵達瑞典，且約以60-200人為一隊、約5-8人成一小隊，在瑞典的北、中、南駐點。營地之間的距離大約為20到100公里，每個團體被提供一輛舊車或迷你貨車，及一個有經驗的採莓者，每個團體都擁有一張地圖，並被告知如何開始進行野莓採集工作。瑞典方面有機構負責協助處理工人的住宿問題，但工人們表示，事實上感覺上瑞典方面的人並不歡迎外籍勞工，並且僅僅提供很少量的、或甚至完全不願意提供任何瑞典當地文化上或環境上的介紹。

在工作量方面，野莓採集工每人每天至少需採集10-20公斤的野莓，他們用行動電話保持聯繫，並且將裝滿野莓的桶子放在路旁，讓其駕駛便於整理收集。

除了駕駛外，每人每天必需支付100瑞典克朗(約10歐元)的燃料費，且駕駛者自己也必需盡可能採集到最多的野莓。

爲了要能夠找到好的野莓採集地點，許多團體必需在凌晨2點或4點鐘起床，帶著他們的早餐和午餐到森林裡。每天的食物都是一樣的：水煮蛋、雞肉和2-3瓶的水。大部分的都人都在不會在晚上6點前停止搜尋野莓，也不會在晚上8點前回到宿舍。在回到宿舍後，他們還必需自行秤量野莓的重量，以2009年爲例，每個人每天僅有辦法採到30-40公斤的野莓。每天的休息時間約僅爲4小時，而通常就寢時間爲半夜12點，有時候如果在野莓產量不佳的時候，不論天氣如何，他們就在森林裡席地而睡。他們帶著他們自己的成藥（防蚊藥、盤尼西林及戊巴比妥），照顧自己的健康；僅有一些人擁有合適的衣服，特別是足部的裝備，大部分的人從泰國帶來他們在水稻田工作的裝備—薄的、高統的靴子，所有的人最後都帶有嚴重的腳部傷害問題回鄉，並且許多人完全失掉了大拇指的腳指甲，但很多人說，因爲太冷所以已對疼痛毫無知覺。

在繳交的費用方面，瑞典方面安排食宿的機構每天向野莓採集工收取每人150瑞典克朗（約15歐元）的食物、宿舍及車子租借費用，即使野莓採集工生病無法外出採莓也一樣必須支付這筆費用。

大約幾個禮拜之後，外籍野莓採集工們發覺其平均每天賺的錢少於其每日需支付的250瑞典克朗(25歐元)開銷，於是幾百個野莓採集工決定集體向8月23日訪問瑞典泰國勞動主管機關陳情抱怨⁴⁷。

2009年示威抗議前，僅有很少數的瑞典人知悉或關心外籍野莓採集工在瑞典的處境，然而，自2010年起，2010年，瑞典政府在與當地工會針對外籍野莓採集

⁴⁷ 58-59 頁有關在瑞典的外籍野莓採集工敘述，主要引用自 NAT, TLC 及 MWUT 的調查報告。

工的議題進行討論後，決定制訂保障外籍野莓採集工的相關政策，要求食品加工公司必需確保外籍野莓採集工人每月至少可獲得法定最低工資，以確保其收入的穩定性，然而，但交換的條件是，不論是否受雇於瑞典當地公司，政府將對所有在瑞典工作的外籍野莓採集工課徵所得稅(Öhlén, 16.07.2010; The Nation, 16.07.2010)。

瑞典移民局網站「雇用採莓勞工」的公告中明文指出，外籍野莓採集工到瑞典採集野莓，身份等同於非歐盟國家居民，需在抵達瑞典前申請並取得工作許可，並有正式的僱傭關係，雇主必需提供符合瑞典團體協約的薪資和其他勞動條件。

申請工作許可必需具備的條件為：

- (1) 持有效護照。
- (2) 必需有足夠的工作能力。
- (3) 雇主必需在瑞典和歐盟內，發佈至少十天的員工招募廣告。
- (4) 雇主必需提供等同於瑞典團體協約的勞動條件，或者合乎該行業屬性的勞動條件。此工作必需保證工人每月至少可獲得13,000克朗的收入。
- (5) 雇主在提供外籍野莓採集工人工作機會的過程中，需尊重並給予瑞典工會組織發表意見之機會 (Arbetsmiljöverket-Swedish Work Environment Authority, 2010; Migrationsverket, 27.05.2010)。

在薪資水平方面，瑞典政府規範野莓採集工的最低工資，需依據瑞典勞資雙方團體協約內容：一個擁有瑞典工作許可證的勞工，其薪資每月不得低於13,000瑞典克朗(約1,300歐元)，而被瑞典市政工人工會的團體協約所覆蓋的公司所雇用的工人，其每月薪資最低為16,372瑞典克朗(約1,637歐元)，且其他勞動條件需比照團體協約之規範。

此外，野莓採集工的工作時間及工作環境，必需遵守瑞典工作環境法令規範－工人平日的工作時間為1日8小時及每週40小時；倘若生病或受傷，亦享有瑞典社會保險體系的保障。然而，在所得稅方面，依據瑞典的法令，外籍野莓採集工必需繳交25%的所得稅(Arbetsmiljöverket-Swedish Work Environment Authority, 2010)。

然而，瑞典新措施的到來是否真正改善了外籍野莓採集工的處境？經過2009年許多野莓採集工帶著負債回家的前車之鑑，2010年申請到瑞典工作的野莓採集工數量銳減(Öhlén, 16.07.2010)，且同年8月間，在瑞典各地，再度發生的外籍野莓採集工集體抗議事件，亦指出了瑞典政府新政策仍存在諸多問題。

瑞典媒體報導了來自泰國、越南及中國的外籍野莓採集工，因不滿勞動條件及惡劣的住宿環境，進行示威罷工，其中亦發生越南勞工將資方人員軟禁毆打的事件。在此爭議案例當中，除了勞工不滿不佳的居住條件之外，追根究底還是勞動條件的問題－勞動契約內的工資保障，是在工人達到資方所要求的採集量之下才生效，在野莓產量不足的情況下，如果無法達到雇主對於野莓採集量的要求，也無法領到契約中的保證薪資。在此情形下，工人不僅必需支付機票及仲介費用等開銷，還必需繳交25%所得稅給瑞典政府。因此，結論仍是外籍採莓工的收入，仍不足以支付前來瑞典的開支(The Local, 06.08.2010, 10.08.2010a, 10.08.2010b; VOA, 06.08.2010)。

二、芬蘭政府、資方、勞方團體及學者意見

(一) 芬蘭政府的調查報告及政策方向

芬蘭政府對於外籍野莓採集工的處境，先後做出兩份建議書，第一份為2006年來自內政部的建議書，第二份為2009年監察部門所作成。兩份報告呈現了極為不同的觀點，茲將詳細分述如下。

1、2006年內政部建議書

2006年，在芬蘭的食品加工公司對於採莓勞動力的需求下，公司們已連續幾年邀請外籍採莓工到芬蘭採集野莓。內政部組成了包含法律、政策、移民、警察部門組成了一個工作小組，針對外籍野莓採集工的議題，從簽證的發放，到每個人的權利(everyman's right)的適用性、採莓工的身份定位及課稅與否的相關議題，進行研究並作成建議書。

工作小組的成立，起因是烏克蘭野莓採集工在Rovaniemi的野莓季節結束後，因為無法賺得足夠的錢返鄉，最後在其大使館的協助下才解決此問題的背景成立。工作小組分析了在芬蘭法令框架中，外籍野莓採集工既不符合受雇者身份，也不完全屬於企業家/自僱自營者身份。其認為，外籍野莓採集工如果要適用芬蘭的勞動契約法，因為其並未有明確的雇主，將有其適用的困難性；然而，若要將野莓採集工視為企業家/自僱自營者，在相關法令的框架下，事實上也同樣難以適用。根據芬蘭的營業法規Laki elinkeinonharjoittajan oikeudesta (122/1919)對於事業經營的規定，系建立一個自僱自營的企業，通常有其權利以及承擔自身行為的風險，然而，持旅遊簽證的外籍野莓採集工之情形，因其倚賴自然的季節，而非一種任意的商業行為，是以也難以適用此法令。此外，倘若其身份被視為企業家/自僱自營者，則其必需繳交所得稅，然而外籍野莓採集工在芬蘭卻無需繳

交所得稅。

工作小組認為，芬蘭對於外籍野莓採集工的需求在未來仍然會持續存在，然而基本上其並不認為當前芬蘭當局，對於外籍野莓採集工的政策有任何改變的急迫需求。其建議如下：

1. 資訊方面：所有參與者都必需對於野莓採集這個具體的議題和法規有清楚的圖像。此委員會也將提議政府和非政府組織攜手進行資訊手冊的設計和草擬。
2. 經濟發展的法規方面：工作小組建議對於外來的採莓者進行調查，以求在私人就業服務機構的法規和功能控制方面，得更專業的法令和管理監督意見。
3. 在協同合作方面：工作小組建議自下個夏天起，政府應對外籍野莓採集工的引進，給予更多的監督。在這個即將到來的秋天裡，應當檢視是否有應被提出討論的議題，或者未來可以採取行動的需求。此外，協同合作機制應在政府相關單位及野莓食品加工業的組織間被建立起來。

總結來說，工作小組並不認為當前牽涉到外籍野莓採集的法令，有修改之必要(Hankkeen Loppuraportti-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25.10.2006)。

2、2009年監察單位之建議書

Johanna Suurpää，負責少數族群的申訴專員(Minority Ombudsman)，其關注外籍野莓採集工的處境。其表示，2008年夏天，約有3分之1的外籍野莓採集工們負債回鄉；同年，申訴部門接獲了大量有關外籍勞工生活及勞動條件的抱怨案件，其中，很多的申訴是來自於芬蘭民眾，其中主要針對外籍野莓採集工的長工時(1天工作15小時)、不體面的住宿環境，以及竟然在採莓季節過後，野莓採集工們尚必需面臨負債的結局；芬蘭民眾表達了對於外籍勞工處境的關切，並認為外籍勞工們不應在芬蘭遭受如此糟糕的對待。她坦承，芬蘭必需重新檢討對於外籍野莓採集工的政策。她認為，外籍勞工至少應當被保證獲得最低水平的所需。

2009年，Suurpää 在訪談了泰籍野莓採集工和食品加工公司後做成的一份建議書(Suurpää, 9.12.2009)中明確指出，芬蘭政府應當採取謹慎積極措施以避免外籍野莓採集工持續處於脆弱且易受傷害的處境，勞工們面對的主要原因是負債問題。在國際間的經驗中，相似的狀況傾向被聯結至人口販運現象。

從Suurpää所蒐集到的資料顯示，野莓採集工們必需繳交高額的費用才可能在泰國被列入野莓採集工的申請名單中。在調查過程中也發現，部分泰國野莓採集工向高利貸借款，利率甚至高達20~30%；有些人用家裡的房子進行抵押性貸款，仲介費用、機票費、簽證費、野莓採集工具以及野莓採集工在芬蘭的食宿、交通工具租賃及燃油費用等日開銷，使得許多野莓採集工陷入沈重的負債深淵中。即使遭逢野莓收成不好的季節，因為機票的回程日期限制因素，野莓採集工難以提早返鄉。根據申訴員的統計，大約有10~50%不等，或總的來說約3分之1的外籍野莓採集工並未成功地在芬蘭賺取到足以支付來芬蘭開支的金錢，如果在收成不好的季節，狀況甚至更糟。

野莓採集工根據外國人法第81條，持許由簽證來到芬蘭，其毋須擁有居留或工作許可證件。野莓採集工們以企業家/自僱自營者的身份並承擔自身的風險，理論上他們可以自由地決定他們的工作時間，然而爲了要支付來到芬蘭的費用，其每天大約工作15小時且並無任何休假日。野莓的買價大約每公斤1~1.4歐元，每個人每天至少必需採集到50公斤的野莓。爲了採集野莓，野莓採集工必需到離宿舍100公里遠的森林裡搜尋野莓。此外，野莓採集工們通常住在條件不好且無足夠基礎設施的宿舍。

即使野莓採集工事實上高度地倚賴邀請他們來芬蘭的食品加工公司，然而，他們的身份並不被視爲受雇者，也缺少政府相關單位的關注。例如，勞動條件、工作健康與安全、平等對待原則...等。從申訴單位的角度來看，即使外籍野莓採集工們不被視爲有勞動契約的勞動者，然而從基本人權的角度來看，政府相關部門仍然應當有責任介入。

外籍野莓採集工們稱芬蘭的食品加工公司爲「無風險的野莓收穫者」(varsin riskitöntä - marjasatoon ym)，因爲公司們將風險都轉嫁給了外籍野莓採集工，當工人因爲採集不到足夠的野莓而負債時，這並不直接地對食品加工公司造成影響。

申訴專員認爲，從維護基本人權及防止歧視的角度來看，政府相關單位，特別是內政部和外交部，應當對外籍野莓採集工的現象，加速制訂因應的策略，以監督和掌控情勢的發展。然而，當前的狀況卻是，芬蘭當局並未對外籍野莓採集工的議題有足夠的認識。

建議書中表示可以體認到在當前芬蘭的薪資水平下，倘若沒有外籍野莓採集工的協助，將導致商業用的野莓產業發生經營困境這個事實，因此建議政府應要

求芬蘭的食品加工公司支付勞工們來芬蘭的相關開支，例如像瑞典的收入保證政策。

在政策上應該從芬蘭食品加工公司的責任、外交部發給簽證的條件以及給予野莓採集工較佳的指南，並且增加對其的管理和監督三個面向被審慎地思考和決定。其中，外交部應當給予更食品加工公司更清楚的指令。其中最主要的是公司們必需給予野莓採集工某個程度上的收入保證，至少讓野莓採集工擁有「正」收入，而非「負」收入⁴⁸。

外交部應僅發給簽證給受那些負擔野莓採集工們簽證、旅程、食物和宿舍開支的食品加工公司所邀請的外籍野莓採集工。食品加工公司可使事後才向外籍野莓採集工收取上述開支。然而，如果外籍野莓工們在野莓採收季節結束後，仍無法採集到足夠的野莓去支付這些開支，公司就不得從野莓採集工們身上收取這些開支。此可以迫使食品公司們審慎的思考究竟他們對於外籍野莓採集工的真正需求人數。然而，此想法是可以被討論的，但是原則上應該在扣除所有的必要開支後，野莓採集工仍然至少能夠得到每小時 1 歐元的薪資。

此外，簽證應僅發給那些受到遵循以下指令的野莓食品加工公司邀請的勞工，相關的要求包含：食品加工公司必需關照野莓採集工的居住條件、食品加工公司提供的宿舍必需夠溫暖，且擁有足夠的廁所和淋浴間（或有其他足夠的場所可供淋浴）、淋浴間必需擁有熱水、宿舍的所在地必需設置緊急求助中心（可以撥通芬蘭的緊急專線電話 112），以及每個人的權利(everyman's right)內容必需被轉譯至外籍野莓採集工們的母語，使外籍野莓採集工瞭解他們的權利和責任 (Suurpää, 9.12.2009)。

⁴⁸ 意思是避免野莓採集工陷入負債狀態。

此建議被外交部採納，並新增至2010年簽證的申請指令中。芬蘭外交部的3項具體新指令為，一為要求邀請外籍勞工到芬蘭的食品公司，必需負擔勞工的機票和食宿費用；二為禁止食品公司邀請勞動派遣公司的勞工來芬蘭工作。外交部Vesa Häkkinen表示，一旦牽扯上勞動派遣公司，則事情變得複雜不明確，特別在關於誰是邀請人、工人的薪資和勞動條件等，都變得不再清楚，是以將禁止食品加工公司邀請外國勞動派遣公司雇用的勞工們，主要的目的是為了避免勞動剝削。；第三，外交部亦提供對於住宿條件的建議給食品加工公司；外交部亦表示，將加強注意邀請外籍野莓採集工食品公司的財務狀況，以期對野莓採集工人有更多的保障(Helsingin Sanomat, 21.01.2010a, 21.01.2010b; YLE, 21.01.2010, 21.04.2009)。

(二) 食品加工公司之觀點

根據拉普蘭大學研究學者 Jarno Valkonen(2007)對食品公司的訪談資料顯示，食品公司認為，外籍野莓採集工人多為來自相對較為貧窮國家的農業工人，開放其來芬蘭從事季節性的野莓採集，可被視為經濟上的協助；芬蘭政府認為，即使食品公司在外籍野莓採集工的所有過程中，扮演重要的「協助者」角色，然而不將野莓採集工視為受雇者，短期的來看會喪失從這些野莓採集工身上課徵到的收入稅，然而倘若將外籍野莓採集工因此視為勞動者，長遠的來看，是對於芬蘭的食品公司和稅收更嚴重的打擊，因此在政府的稅收上損失是更大的。芬蘭政府認為，相較於大部分的野莓被棄置於野外無人採集，為了增加經濟的收益，政府並不考慮將野莓採集工視為僱傭勞動者。

“食品公司管理階層表示，如果必需將外籍野莓採集工視為勞工，食品公司將僅聘用少數勞工，此將降低野莓的採集量，意味著銷售量的降低。短期的來說，雖然政府損失了外籍勞工貢獻的稅收和雇主繳交的就業安全稅，但長

期的來看，是整體地降低了政府從食品公司課徵的營業稅收，對於財政的損失將更大”(Valkonen 對公司管理階層的訪談, 2006)。

從食品公司的觀點來看，外籍野莓採集工應當對於自己在芬蘭無法賺取到足夠的錢負責，因為問題多半源自外籍勞工本身。食品公司表示，外籍野莓工倘若努力工作並堅持到採莓季節的最後，原則上皆得到足夠的收入，關於那些抱怨無法賺到足夠金錢導致負債的野莓採集工，主要的問題在於其高估自己的能力，或者因為半途而廢以及因為沈迷於電動遊戲才導致其負債回鄉。此外，部分公司認同芬蘭政府拒絕引進勞動派遣公司的指令，認為主要的問題在於那些外籍勞工母國的腐敗仲介機構。

食品加工公司強烈否認來自 YLE 關於食品加工公司對待外籍野莓採集工有如現代奴隸般的報導，公司表示，將研擬是否針對 YLE 的不實報導採取法律行動 (YLE, 18.09.2008)。Kiantama 食品公司負責人 Vernu Vasunta 表示，2009 年的野莓收成狀況的確不盡理想，然而有些勞工人在野莓採摘季節的一半就回家了，之後才回過頭來抱怨他們在採莓過程中沒有賺到足夠的錢，有些野莓採集工也高估了自己採野莓的能力，也有些人因為酗酒或沈迷於賭博... 等原因，花光了賺得的錢，但那些堅持到最後的野莓採集工在野莓產季結束後，野莓採摘量突破了之前的紀錄，且所有留到最後的野莓採集工都得到了很好的收入 (Helsingin Sanomat, 21.01.2010a; Laihia, 2009)；況且，泰國勞工們來芬蘭是根據其自由意願，且他們來芬蘭之後，也得到了一筆體面的收入 (a decent income)，且公司們在招募外籍野莓採集工的時候，都會事先警告作物的狀況無法事先預知；此外，工人亦想要保持目無需繳交所得稅的企業家/自僱自營者身份：

“在 Vaasa 的食品加工公司經理 Riitan Herkku 表示，工人們想要作為自己獨立的經濟個體，他們是勤奮的且好的團隊工作能力，是其他鄰近於芬蘭國家

的外籍勞工所無法替代的。Riitan 說，400 個為其公司工作的泰國勞工，都沒有負債且很順利地賺到了錢回鄉” (Dideriksen, 05.03.2009)。

食品加工公司也嚴正地否認他們對外籍野莓採集工有任何的責任，不只是因為野莓採集工們直接的與公司協商野莓價格，並且野莓採集工們的企業家/自僱自營者身份，可以自由地銷售他們的產品給任何他們想要銷售的人 (Atarah, 20.9.2010)。

針對芬蘭政府要求食品加工公司必需支付外籍勞工來芬蘭的旅費及提供必要的住宿與野莓採集工具，食品加工公司計畫反對政府的相關指令和政策，然而對禁止邀請派遣公司的勞工表達肯定。食品公司表示，泰籍野莓採集工的主要問題不在於芬蘭方面，而是泰國方面腐敗的勞動仲介安排機構。公司們表示，政府的此政策的立意很好，但在實際上將對對食品製造工業有著摧毀性的負面影響，或者，另外一個可能便是直接反應在降低野莓收購價格上。公司們也同時反對政府研擬的對外籍野莓採集工的保障薪資政策，此將使得野莓採集工變成外國野莓採集工成為「野莓觀光者」，洋裝來芬蘭是為了工作，但事實上並不具備採莓的動力，僅是為了保證薪資。對於當前的芬蘭的野莓相關食品公司而言，芬蘭人僅佔採莓人力的5%，失去了外籍野莓採集工，公司們將不可能存活 (Helsingin Sanomat, 21.01.2010a; YLE, 21.04.2009)。

(三) 泰國勞工與泰國勞工團體之觀點

新聞報導引述一個從瑞典轉到芬蘭採莓的勞工意見，其表示其滿足於目前非受雇者身份，且毋須繳交稅金給芬蘭政府的現狀，

“「....我決定轉換到芬蘭，因為在瑞典工作我必需支付稅金，然而在芬蘭將不會對我課稅...。即使在扣除這些開支，我將仍然有很多的盈餘」，51歲的男性工人 Chaiyaphum 說”(The Nation, 16.07.2010)。

2010 年夏天，泰國外籍移工工會組織的研究者 Lek 在芬蘭工會團結中心 SASK(Suomen Ammattiliittojen Solidaarisuuskeskus ry/ Trade Union Solidarity Centre of Finland)的出資協助下，至芬蘭進行近 3 週的訪問，實地至芬蘭北方的森林中與泰籍野莓採集工一同工作生活，並針對泰籍野莓採集工的議題，拜訪了泰籍野莓採集工、芬蘭當地居民、部分食品加工公司的負責人、警察以及一些學術研究者⁴⁹。

芬蘭的食品加工公司增加對機械與冷凍設備的投資，然而在野莓原料的採集上，僅能高度地倚賴自僱自營的觀光者(self-employment tourists)－外籍野莓採集工。外籍野莓採集工們因為此身份，不僅無收入保障，亦生活在近似奴隸的條件下，然而不論泰國或芬蘭，沒有一個單位承認他們對此有責任(Atarah, 20.9.2010)。

Lek 指出，外籍野莓採集工的議題在芬蘭社會間引起諸多辯論，特別在許多芬蘭人得知外籍野莓採集工很清楚地居住和工作於近似奴隸的條件下。如果嚴格

⁴⁹ 值得一提的是，Lek 的田野調查結論，是通過與 8 個野莓採集營地的廚師、機械修護人員、領班，特別是對於那些野莓採集工－那些幾乎沒有任何多餘時間，僅有在他們就寢前能勉強擠出極少的時間討論的野莓採集工人，討論過後的結果。此報告是芬蘭第一份由泰國籍研究者實地做出的田野調查，是以此資料具有相當重要的份量。

地將他們的工作時間和當地的芬蘭人進行比較，泰國野莓採集工在 3 個月內的工作時數，將近同於一般芬蘭人 5 到 7 個月的工時（每週工時為 40 小時）。可以肯定地是泰國野莓採集工自 2005 年起，是芬蘭是最勤奮的工人。

根據她在芬蘭的實地訪查，絕大多數的野莓利潤是進了食品加工公司的口袋，而泰國的銀行得到從野莓採集工的貸款中賺得了 3% 的利潤，而那些每天在雨中、在寒冷的森林、在沼澤中勤奮工作 14-22 小時、連續長達 3 個月的野莓採集工，最後究竟得到了什麼？大部分的人僅得到了不與他們的努力成對價的金錢，而也有一些人甚至做白工。

最主要的問題是泰國野莓採集工們爲了來到芬蘭工作，其支出大約爲 3,000-3,200 歐元，是他們無法承受的昂貴；他們必需在 3 個月的時間內採集到 1,600 公斤的藍莓、或 3,000 公斤的越橘，而這僅僅是支付他們來到芬蘭的開支。許多野莓採集工每天採集 50-80 公斤的野莓，而在野莓產季的末端，僅約 1 天 20-40 公斤；換句話說，以野莓採集工平均在芬蘭工作 68 天，最初的 48 天所採摘的野莓僅爲了他們來到芬蘭的開銷，而之後僅有 20 天的時間可以賺錢。然而，難以預料的是在野莓產季的最後，有時不幸的狀況發生，以 2009 年爲例，在他們返鄉之前的 1~2 週間，芬蘭就已經開始下雪了，因此在野莓產季的末端幾乎不可能採集任何的越橘，也就是說他們此行扣除掉必需支付的開銷外，幾乎無法有任何盈餘。

所以此情形也造成了芬蘭食品加工公司無法得到足夠的勞工，幾乎所有的公司都希望有經驗的勞工，然而，2010 年僅有 40% 有經驗的勞工回到芬蘭採莓，其餘的 60% 不願再回來。Lek 呼籲，芬蘭政府應當設法瞭解這這 60% 的勞工，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從她自泰國勞工及勞工領導者的蒐集到的資料統計顯示，大約有 20~30% 的泰籍野莓採集工帶著約 100 歐元至 1,000 歐元的負債返鄉，其餘

的 30~40%大約賺得 200 歐元回家，而只有 20-25%賺得超過 1,000 歐元，而極爲少數 5-10%創下最好的紀錄，最後約賺得 2,000~4,000 歐元（詹力穎的信件訪談，30.09.2010）。

食品加工公司要求引進更多的野莓採集工，然而工人承擔了包含來到芬蘭、居住在芬蘭、在芬蘭工作的所有風險。所有的食品加工公司經理都想要引進具有經驗的野莓採集工，然而 2010，沒有一個公司引進的外籍野莓採集工數量，達到他們的預期。

Lek 在研究報告中具體提出以下建議：

- (1)應在食品加工公司、相關的政府部門、工會組織和野莓採集工代表之間，建立更多開放、透明且誠實的討論及對話，以確保在採莓所有的工作過程都完全地排除任何形式的剝削和販運。
- (2)食品加工公司必需對於野莓採集工人居住地區的設施，給予更多的關注，例如：食品公司應在宿舍提供洗衣機、晾衣設施、熱水淋浴、用餐間、每兩週定期清洗被單...等。
- (3)食品加工公司及較大的野莓採買者，必需對工人們負起責任，以確保 2010 年沒有任何的外籍野莓採集工帶著負債返鄉。
- (4)必需關照到泰國勞工的福利和薪資，他們終日工作，且許多人並沒有確切的床位，且許多人每天必需駕駛汽車到很遠距離的地方。

Lek 指出，野莓採集工人們非常在意野莓的賣價，以及貨幣的匯率。而在瑞典及芬蘭模式之間，食品加工公司及泰國的野莓採集工，都不傾向瑞典採取最低保證工資的模式，然而雙方都同意在某種程度上，食品公司有責任和野莓採集工共同承擔風險(16.9.2010)。

值得一提的是，泰國政府在無法解決勞工們在芬蘭及瑞典面臨到的問題之下，又思考將勞工送至挪威的森林採集野莓，Lek 批判，泰國政府在與芬蘭及瑞典當地政府找到方法解決野莓採集工所面臨的問題之前，不應考慮再送勞工至波羅地海工作，特別是勞工們在此地已遭受到近似於奴隸般的對待。她認為，除非每個野莓採集工都可以獲得至少賺取 2,000 歐元的承諾，否則泰國政府不應再把送勞工至挪威採集野莓一案納入考慮(詹力穎的信件訪談，30.09.2010)。

(四) 芬蘭工會之觀點

芬蘭藍領工會 SAK 認為，外籍野莓採集工的身份處於法律的黑洞(legal black hole)中，其在芬蘭法律上的企業家/自僱自營者身份，讓工會幾乎不可能對於他們的處境做出干預，但是他們能做的僅是對於食品加工公司施加壓力，讓公司對野莓採集工人負起責任(Atarah, 20.9.2010)。

SAK 的律師 Anu-Tuija Lehto 表示，事實上食品加工公司並未遵循外交部 2010 年的新指令，先行支付外籍野莓採集工機票及仲介費等開支。站在工會的立場來看，持旅遊簽證至芬蘭工作的外籍野莓採集工理應被視為受雇者，即使芬蘭政府將之視為獨立的企業家/自僱自營者身份。因此，只有政府單局和邀請外籍野莓採集工到芬蘭的食品加工公司可以解決此問題。此外，工會亦認為，也許保證收入是一個可行的方案，然而歸根究底，最好的答案勢必為簽訂勞動契約 (Lehto，詹力穎的信件訪談，29.09.2010)。

(五) 學者之觀點

學者 Valkonen(2007, pp. 7-9)認為，芬蘭政府由在全球化經濟競爭的角度在思考外籍野莓採集工的問題，特別在面對同樣身處北歐、一直是芬蘭主要競爭者的瑞典野莓工業競爭下，在談論到此問題時，更顯現其凸顯政府僅特別著重經濟層面的傾向，這使外籍野莓採集工陷入了脆弱的不利處境。

拉普蘭大學勞動法教授 Seppo Koskinen 在 YLE 的採訪中 (YLE, 14.08.2009)，嚴肅地批評了政府的政策，其表示，傳統上芬蘭被公認為是福利國家，是以任何在芬蘭工作的人，都應當受到芬蘭勞動法所保障。而這些被食品加工公司雇用來的外籍野莓採集工，其違反了芬蘭的勞動法慣例，違背了法律背後的良好立意原則，在此意義上就是不合法，換句話就是他們在芬蘭遭受到違憲的對待，因此這個現象應當要被停止。他建議，可行的解決辦法有兩方面，一方面是雇用外籍勞工的食品加工公司，應當有責任支付勞工們體面的工資，也就是雇主必需給予外籍勞工良好的對待，而另一方面則是芬蘭的勞工主管機關必需針對此現象做更多的努力，包含對外籍勞工的勞動情形施予更多的勞動檢查。

第六章：問題討論與結論

一、問題與討論

(一) 外籍野莓採集工：處於次級勞動市場的外籍農業工人

外籍野莓採集工在芬蘭的勞動市場結構，處於雙元勞動市場中的次級勞動市場。其主要原因主要有三：(1)野莓的採集是耗體力的勞動，在芬蘭被連結至低薪資、低教育水平以及農村等印象；(2)年輕勞動力在工業化後大量外移至都市，尋找較佳的就業機會，導致採莓人口數的下降；(3)對芬蘭人而言，採集野莓再銷售給食品公司，屬於高成本、低報酬、極少有利可圖交易，加上芬蘭社會擁有相對完善的社會安全體系，因此即使對失業族群而言，對比於採集野莓的耗時費力，昂貴的油價開銷，卻僅能賣到每公斤1歐元的低價，使得芬蘭人對出售野莓給食品加工公司興趣缺缺。在此脈絡下，食品加工公司引進外籍野莓採集工，以填補這些對芬蘭人「不具吸引力」的農業工人空缺。

根據Lek的調查指出，泰國籍野莓採集工每日從早到晚的高強度的勞動下，倘若其能成功賺得金錢，平均工時約僅約1小時2歐元(YLE, 17.9.2010)；事實上採莓工人無法將採集野莓賣給芬蘭之外的買者，也無法對於野莓的收購價有任何的議價能力(Helsingin Sanomat, 17.9.2010; Jussila, 2010)，平均時薪僅約2歐元，在芬蘭的社會脈絡中，對比於當地的高生活消費，此程度的薪資幾乎是無法想像的低薪工作。

泰國籍野莓採集工在芬蘭勞動市場的位置，正符合了Castles及Kosack指出的「工時彈性、低組織化、不需考量其社交時間」，也同時符合雙元勞動市場理論學者歸納次級勞動市場的「低薪、低勞動條件與相對低下社會位置」的特性。

(二) 食品公司將野莓產業風險轉嫁至外籍野莓工採集工身上

外籍勞工在芬蘭採集野莓，即使享有與芬蘭人無區別的「每個人的權利」(everyman's right)，可以自由地在公有及私有的林地中採集野莓，然而政策上並不應因此而不顧其「是否有能力」或「是否應當」，將之身份定位為獨力承擔所有風險的企業家/自僱自營者。來自泰國貧困農村的小農借貸至芬蘭採莓，期待透過勤奮的勞動改善家中經濟處境，或籌措孩子的教育、生活或醫療費用；然而，芬蘭政府的政策使得這些遠道而來的農民不僅必需支付到芬蘭的所有開銷、承擔包括氣候環境等因素帶來的收穫風險，一旦入不敷出，現存制度中沒有任何機制可以補償這些窮苦農民遭受的損失。

泰籍野莓採集工在芬蘭被視為企業家/自僱自營者身份，因此需自行承擔所有風險，不適用芬蘭的勞動法令、勞工安全衛生政策或社會安全政策..等作為「受雇者」的保障。在引進外籍野莓採集工的過程中，食品加工公司從邀請函的發放、協助野莓採集工申辦簽證、抵達芬蘭後的交通工具及住宿事宜安排、到購買採集到的野莓中，皆扮演重要的角色，邀請外籍工人來到芬蘭的食品加工公司不被認定為是外籍野莓採集工的雇主，所在法令上並無義務提供相關採莓設備、住宿場所及交通工具等，卻以「租賃」的形式，向勞工收取高額租金，透過租賃的模式，完全地迴避了雇主應有的成本和責任，因此被外籍野莓採集工們將稱為「無風險的野莓收穫者」。

(三) 外籍野莓工處於遭受社會排除的處境

芬蘭的外籍野莓採集工並非芬蘭公民，也不被視為需有勞動保護的受雇者，同時也不隸屬工會團體協約的覆蓋範圍，不享有最低薪資的保障。外籍野莓採集

工不僅被排除在工會的參與之外，也因不享有社會安全體系的保障，從而被排除在芬蘭福利國家的「去商品化」機制，落入遭受「社會排除」的處境中。

自芬蘭開始引進外籍野莓採集工起，已有數年之久，然而卻不見芬蘭政府嘗試將外籍野莓採集工納入既有的保障範圍，或更改法令以將之納入規範。正如同少數民族申訴員Suurpää所言「在這幾年間，季節工持旅遊護照來芬蘭工作，被發現有很多缺陷。他們被視為獨立的企業家/自僱自營者對待，意思是沒有人關照他們的利益和權利，沒有職業安全的規範，也沒有任何的政策”...」(Helsingin Sanomat, 21.01.2010b)。在規範受雇者勞動水平和保障工人勞動權益中佔據重要地位的團體協約，也因為外籍野莓採集工的非受雇者身份，而將其排除在團體協約的保護傘外，此凸顯了外籍野莓採集工類似於「孤兒」般的無人關照處境，也映照出其被排除在芬蘭福利國家高程度的去商品化體系之外。

外籍野莓採集工在芬蘭的低薪資、長工時、不佳的居住環境，以及在現有的法律框架下，無法享有任何芬蘭勞動法令、團體協約、社會安全及職業安全與健康法令之保護，不僅違反ILO對外籍勞工的基本精神相違背，同時也使得外籍野莓採集工在芬蘭承受因非公民身份所帶來的低經濟地位、缺乏社會與政治參與管道而產生的社會排除現象。

（四）外籍野莓工的弱勢處境，強化全球化下的國際不平等

芬蘭自2005年起引進外籍野莓採集工至今已約6年，然而外籍野莓工至芬蘭工作後負債或破產回鄉的情形一再發生，芬蘭政府卻尚未對此現象制訂有效政策予以防止。即使外籍野莓採集工在芬蘭僅是少數群體，然而從外籍勞工權益保障及人權保障的面向來看，不應因此受忽略。食品加工公司將野莓豐收與否的經營風險，外加給這些外籍採莓工的結果，可說亦是加深富裕國家與貧窮國家之間經

濟的不平等，同時此也意味著幾個事實 (1) 芬蘭社會使用了泰國便宜勞動力以促進芬蘭的經濟發展；(2) 因為採莓工非受雇者，因此芬蘭毋須擔負其職業衛生與安全責任；(3) 因為外籍採莓工的「外籍」身份，因此芬蘭社會毋須提供其醫療服務及相關社會安全保障；這些現象都指出了芬蘭社會將風險外部化現象，也凸顯芬蘭社會佔了泰國野莓採集工及泰國社會的優勢。

(五) 瑞典案例之啟示：形式上的收入保障非解決之道

從瑞典的案例來看，在2006年瑞典政府開始將外籍野莓採集工視為受雇者後，受到瑞典野莓食品公司的強烈抗議，要求瑞典政府必需將政策修改回與芬蘭相同的模式，否則將嚴重打擊瑞典野莓相關產業(Valkonen, 2007)，然而瑞典政府在此政策實施的同時，也為食品公司打開一道「後門」，倘若外籍野莓採集工是受非瑞典公司雇用，被送到瑞典採莓，則可不適用此規定，也就是說受外籍公司雇用並派遣至瑞典的外籍野莓採集工，可以不視為受雇者，其毋須繳交25%的所得稅，食品公司亦不需繳交雇用外國人之稅金。

從NAT的田野調查報告中可得知，從泰國到瑞典工作的野莓採集工，主要為派遣勞動者，勞工和泰國仲介機構簽訂正式的勞動契約，在契約中亦明訂勞工享有的權利和保障，然而事實上真實的狀況與契約完全不同，勞工們等同於瑞典新政策實施前的景況，自行支付所有開支。2010年，瑞典政府採納了瑞典工會的要求，外籍野莓採集工—不論是否受瑞典本國公司雇用或外國公司雇用，一律視為受雇者，雇主必需給予不低於團體協約的薪資，提供外籍勞工從事野莓採集工作所需的交通工具與宿舍，並恪守瑞典的勞工安全衛生相關法令。

然而，其成效看來仍然有許多侷限，雇主即使形式上給予勞工保障薪資，然而透過訂定高量的野莓採集額度，使得勞工在無法達到目標的情況下，被迫拿到

較低的薪資，在扣除25%的所得稅金後，野莓採集工仍然無法賺得足夠的薪資以支付相關的仲介及機票等等費用，是以多起抗爭事件仍在瑞典多處發生。

或許瑞典的案例給我們的啓示是，形式的約束未必有效，瑞典的工會在2010年夏天的抗爭事件發生後，承認保障薪資額度之不足。然而，問題在於，如何能有效要求提高保障薪資，並落實對外籍野莓採集工的保障？或許除了瑞典工會的努力外，尚需結合政府的監督機制，並使外籍野莓採集工組織化的努力，以期強化勞工自身的力量，要求政府與業者共同建立有效的保障外籍野莓採集工的勞動權益之機制。



二、結論

芬蘭森林中，發生外籍野莓採集工承受不體面勞動的現象，這些遠道而來的勞工，在次級勞動市場中，填補了當地人不願從事的職缺，在與當地社會近乎隔離的森林、在夏日漫漫的長晝裡，其長時間工作在與其母國迥然不同的氣候條件中，為世界各地的消費者，傳遞餐桌上野生健康的漿果。

首先，造成外籍野莓採集工在芬蘭不利處境的原因是因為食品公司將風險轉嫁到個別野莓工身上。野莓的採集在芬蘭是依據「每個人的權利」這個傳統，其保障了每個人接近自然及採集自然資源的管道。從芬蘭傳統的習慣來看，個人層次的野莓採集及銷售，僅被視為一種休閒、獲得免費食物或賺取額外收入的行為，其不需支付高昂機票費和仲介費，也毋須承擔採摘不足野莓所遭受的成本風險。然而，芬蘭食品加工公司引進的泰籍野莓採集工，其面對的條件與芬蘭當地野莓採集工全然不同，其需盡可能採集最多的野莓並出售之，以先求彌平到芬蘭的高額開銷，以付清此行欠下的債務，才能開始賺取屬於勞動成果的收入。

在全球化的趨勢下，芬蘭食品公司透過引進外籍勞工採集野莓，有效壓低野莓採收成本並拓展芬蘭野莓外銷產業，此外在既有的政策將野莓採集工認定為獨立的企業家/自僱自營者機制下，得以規避僱傭關係，節省僱用成本，並將野莓採收的風險轉嫁至外籍野莓工身上。食品公司透過收取租金的形式，將生產設備(包含交通工具及宿舍等採莓必需具備的各種生產工具)，透過「租賃」的形式提供給野莓採集工，這樣的租賃關係，將食品加工公司與野莓採集工之間，定位為自由買賣的關係，規避了任何勞雇關係上的責任與義務，因此在野莓採集工們無法充分得知或評估到芬蘭採莓之行是否可能有賺頭的狀況下，成功失敗的結果被迫自行承受。然而從泰國到芬蘭的官方單位、仲介機構及收購野莓的食品公司，

沒有一個單位對外籍野莓採集工的風險，擔負任何責任。

此外，外籍野莓工在芬蘭的結構位置，正填補了芬蘭人不願從事的次級勞動市場中職缺。從雙元勞動市場理論的角度來看，泰籍野莓採集工在芬蘭，處於低薪資、長工時、無福利保障的勞動條件，正符合雙元勞動市場理論所指出的就業於次級勞動市場的外籍勞工特性。

野莓工也符合了國際勞工組織相關報告中指出的外籍農業工人的脆弱處境之現象。然而，從國際勞動人權保障的角度來看，芬蘭政府在落實外籍勞工的權益保障面向上，顯然有其不足之處，特別是芬蘭批准了多項國際勞工組織公約，然而在外籍野莓採集工的例子上，芬蘭的法令在外籍野莓採集工的權益保障範疇中仍然嚴重缺席。

另一個使得泰籍野莓採集工難以改善脆弱處境的因素是其被排除在芬蘭的社會民主模式體系之外。外籍野莓採集工在芬蘭社會中，為一種新的勞動型態，處於既有勞動相關法令的管轄範圍外的灰色地帶，也因此面對芬蘭社會安全體系與團體協約的雙重排除。在芬蘭這個有極高工會組織率的國家，其工會與雇主簽訂的團體協約，覆蓋率約為90%，其效力範圍，不僅侷限於會員，同時也擴及非會員與在芬蘭的外籍勞工；換句話說，在芬蘭，決定勞工的勞動條件主要的關鍵機制為團體協約。泰籍野莓採集工的非受雇者與非工會成員身份，使其被排除在工會團體協約的影響範圍外，可說芬蘭的外籍野莓採集工，完全從芬蘭工會的保護傘中被遺漏。

從上述的理由來看，即使芬蘭福利的國家類型之中，被歸為勞動力去商品化程度高的社會民主模式福利國家，然而，這些泰籍野莓採集工在芬蘭的勞動處境來看，其惡劣的勞動條件、不受社會安全體系及勞動法令及工會團體協約保障的

情形，都恰好說明了這些泰籍野莓採集工正是芬蘭社會民主勞資關係模式的例外。



参 考 文 献

一、外文文献

- Äimälä, M., Åström, J., Rautiainen, H., & Nyyssölä, M. (2005). *Finnish labour law in practice*. Helsinki: WSOY.
- Arbetsmiljöverket-Swedish Work Environment Authority (2010). Information for foreign berry pickers, from http://www.av.se/dokument/inenglish/broschures/adi_653Eng.pdf
- Atarah, L. (20.9.2010). Thai berry pickers trying to preserve their dignity as small farmers. *Why do they come all the way from Thailand?* Retrieved 25.09, 2010, from <http://www.sask.fi/english/background/>
- Basok, T. (2002). *Tortillas and tomatoes :Transmigrant Mexican harvesters in Canada*.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 Bourdieu, P. (2002). Against the Policy of Depoliticization. *Studies in Political Economy*, 69(A Tribute to Pierre Bourdieu), P31-41.
- Byrne, D. (2005). *Social exclusion?* Maidenhead, England: Open University Press.
- Castles, S., & Kosack, G. (1973). *Immigrant workers and class structure in Western Europe*. London.
- Castles, S., & Miller, M. J. (2009). *The age of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movements in the modern world*.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 Charoenpo, A. (02.01.2010, 02.01). Berry picking jobs not pick of the bunch:high wage promises often prove to be lies. *Bangkok Post on-line*, from <http://www.bangkokpost.com/news/local/30357/berry-picking-jobs-not-pick-of-the-bunch>
- Chivu, L., Constantin, C., & Preda, D. (2005, 10.11.2005).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agriculture Retrieved 20.06.2010, 2010, from <http://www.eurofound.europa.eu/eiro/2005/09/study/tn0509101s.htm>
- City of Rovaniemi. Retrieved 09.10, 2010, from http://www.rovaniemi.fi/Kansainvalinen_sivusto/English.iw3
- David M. Gordon, R. E., Michael Reich (1982). *Segmented work, divided workers : the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of labor in the United Stat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 Dideriksen, C. L. (05.03.2009, 05.03.2009). Thousands of Thai Berry-Pickers Invited to Finland. *ScandAsia. Finland News* Retrieved 05.03, 2010, from http://www.scandasia.com/viewNews.php?news_id=5277&coun_code=fi
- Elinkeinoelämän keskusliitto/ The Confederation of Finnish Industries. from <http://www.ek.fi/www/fi/>

- Esping-Andersen, G. (1990). *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Cambridge: Polity.
- Eurofound (3.12.2010). Social exclusion Retrieved 08.01, 2011, from <http://www.eurofound.europa.eu/areas/industrialrelations/dictionary/definitions/SOCIALEXCLUSION.htm>
- Finnish Meteorological Institute (2009). Daylight in Finland through the year. *Weather and Climate* Retrieved 05.08, 2010, from http://www.fmi.fi/weather/climate_7.html
- Finnish Ministry of the Environment (2007a). Everyman's Right Retrieved 10.07.2010, 2010, from <http://www.environment.fi/default.asp?contentid=292646&lan=EN>
- Finnish Ministry of the Environment (2007b). *Everyman's Right in Finland - Public access to the countryside: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17 ed.). Helsinki: Finnish Ministry of the Environment.
- Giddens, A. (1990).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 Hankkeen Loppuraportti-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25.10.2006). *Metsämarjanpoimijat(Forest Berry Picker)*.
- Helsingin Sanomat (01.08.2006, 01.08). Thai berry pickers earn money in Finnish Lapland. *Helsingin Sanomat*, from <http://www.hs.fi/english/article/Thai+berry+pickers+earn+money+in+Finnish+Lapland/1101980482645>
- Helsingin Sanomat (03.08.2010, 03.08.2010). Police release name of missing Thai berry-picker *Helsingin Sanomat*, from <http://www.hs.fi/english/article/Police+release+name+of+missing+Thai+berry+picker+/1135259049374>
- Helsingin Sanomat (04.10.2006, 04.10). Thai berry-pickers return home after earning year's salary in Lapland. *Helsingin Sanomat*, from <http://www.hs.fi/english/article/Thai+berry-pickers+return+home+after+earning+years+salary+in+Lapland/1135222070704>
- Helsingin Sanomat (05.08.2005, 05.08). Thai berry-pickers are welcome in Finnish Lapland: Many can earn a year's income from picking blueberries and lingonberries. *Helsingin Sanomat*, from <http://www.hs.fi/english/article/Thai+berry+pickers+earn+money+in+Finnish+Lapland/1101980482645>
- Helsingin Sanomat (13.08.2010, 13.08.2010). Missing Thai Berry Picker Found Dead *Helsingin Sanomat*, from http://www.scandasia.com/viewNews.php?coun_code=fi&news_id=7028
- Helsingin Sanomat (17.9.2010). Researcher says Thai berry-pickers are being

- blatantly exploited in Finland. *Helsingin Sanomat*, from <http://www.hs.fi/english/article/Researcher+says+Thai+berry-pickers+are+being+blatantly+exploited+in+Finland/1135260220042>
- Helsingin Sanomat (21.01.2010a). Berry businesses: foreign berry-pickers' travel expenses will be reflected in price of products, some companies plan to defy ministry directive. *Helsingin Sanomat*, from <http://www.hs.fi/english/article/Berry+businesses+foreign+berry-pickers+travel+expenses+will+be+reflected+in+price+of+products/1135252327203>
- Helsingin Sanomat (21.01.2010b, 21.01). Berry processing companies must pay pickers' expenses: use of foreign labour leasing companies banned on suspicion of human trafficking. *Helsingin Sanomat*, from <http://www.hs.fi/english/article/1135252299398>
- ICFTU (2003). *Migrants in European agriculture: open season for exploitation*. Belgium: International Confederation of Free Trade Unions.
- ILO. Convention concerning Migration for Employment (Revised 1949) (Note: Date of coming into force: 22:01:1952.). *C97 Migration for Employment Convention (Revised), 1949* Retrieved 08.07, 2010, from <http://www.ilo.org/ilolex/cgi-lex/convde.pl?C097>
- ILO (15.10.2010, 15.10.2010). List of Ratifications of International Labour Conventions (Finland) Retrieved 18.10, 2010, from <http://webfusion.ilo.org/public/db/standards/normes/appl/index.cfm?lang=EN>
- ILO (2004). *The ILO: What it is. What it does*. Geneva.
- ILO (2006). *FACTS ON Labour Migration*.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 ILO (2008). *The ILO at a glance*. Geneva: ILO.
- ILO (2009, 13.8.2009). Facing the Global Jobs Crisis: Migrant Workers, a Population at Risk. *migrant worker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trieved 11.25, 2009, from [http://www.ilo.org/global/About the ILO/Media and public information/Feature stories/lang--en/WCMS_112537/index.htm](http://www.ilo.org/global/About%20the%20ILO/Media%20and%20public%20information/Feature%20stories/lang--en/WCMS_112537/index.htm)
- ILO (2010a). *Equality at work : tackling the challenges. Global report under the follow-up to the ILO Declaration on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rights at work. Report of the Director-General, 2007* (No. 9789221181309). Geneva: ILO.
- ILO (2010b). *International labour migration: A rights-based approach*. Geneva.
- IUF. *The International Union of Food, Agricultural, Hotel, Restaurant, Catering, Tobacco and Allied Workers' Associations*, from <http://cms.iuf.org>
- IUF (5.2008). *Workers and Unions on the Move: Organising and defending migrant workers in agriculture and allied sectors*. Geneva: International Union of

- Food, Agricultural, Hotel, Restaurant, Catering, Tobacco and Allied Workers' Associations(IUF).
- Jussila, S. (2010). Behind the Scenes: A Story of a 'Superfood' Called Blueberries. *WIDE News: News from May to June 2010* Retrieved 11.09, 2010, from http://62.149.193.10/wide/download/WIDENews_May-June2010twe.pdf?id=1215
- Kangas, K. (1999). Trade of main wild berries in Finland. *SILVA FENNICA*, 33(2), 159-168.
- Kauppinen, T. (1994). *The transformation of Finnish labour relations*. Helsinki: Finnish Labour Relations Association.
- Kauppinen, T. (1997). *Labour relations in Finland*. Helsinki: Ministry of Labour.
- Kauppinen, T., & Köykkä, V. (1994). *Transformation of the Nordic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the European context* Helsinki: Finnish Labour Relations Association.
- Kirkon työmarkkinalaitos/ The Church Employers. from <http://sakasti.evl.fi/sakasti.nsf/sp?open&cid=Content5A191>
- Korkeasti koulutettujen työmarkkinajärjestö/ Confederation of Unions for Professional and Managerial Staff in Finland. from <http://www.akava.fi/?fontsize=1.1>
- Kunnallinen työmarkkinalaitos/The Commission for Local Authority Employers. from <http://www.kuntatyonantajat.fi/index~id~AB16F3C66EA94AFCAC88D3F45DA0923D.asp>
- Laihia, M.-L. (2009). *Perehtymismatka thailaisten marjanpoimijoiden oloihin Etelä-Lapissa*. Helsinki: Helsinki Lutheran Church.
- Lek, J. Y. (2010). *Thai Berry Pickers in Finland*. Helsinki: Migrant Workers Union Thailand.
- Lintner, B. (2009, 23.09.2009). Thai Workers Fly to Sweden Where the Wild Berries Are: Temporary work by thousands offer jam for Swedes and earning for Thais Retrieved 07.08, 2010, from <http://yaleglobal.yale.edu/content/thai-workers-fly-sweden-where-wild-berries-are>
- Map of Finland. Retrieved 05.06, 2010, from <http://images.nationmaster.com/images/maps/finland-map.gif>
- Migrationsverket (27.05.2010, 27.05.2010). Employing berry pickers. *Employing berry pickers* Retrieved 03.07, 2010, from Swedish Migration Board http://www.migrationsverket.se/info/2106_en.html
- Ministry for Foreign Affairs. from <http://formin.finland.fi/Public/default.aspx?nodeid=15716&contentlan=2&cult>

ure=en-US

-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Aliens Act Retrieved 28.08, 2010, from <http://www.migri.fi/netcomm/content.asp?article=1950>
- Network Against Trafficking & Exploit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 Thai Labour Campaign & Migrant Workers Union (2010). *The 2009 Blueberry Fiasco' in Sweden*. Bangkok: NAT&TLC&MWUT.
- Öhlén, M. (16.07.2010). Fewer Thai berry pickers expected Retrieved 23.07.2010, from <http://www.stockholmnews.com/more.aspx?NID=5651>
- Paassilta, M., Moisio, S., Jaakola, L., & Häggman, H. (2009). *Voice of the Nordic Wild Berry Industry: a Survey Among the Companies*. Oulu: Oulu University.
- Piore, M. J. (1979). *Birds of passage : Migrant Labor and Industrial Societies*. New York: Cambridge.
- Pouta, E., Sievanen, T., & Neuvonen, M. (2006). Recreational Wild Berry Picking in Finland--Reflection of a Rural Lifestyle. *Society & Natural Resources*, 19(4), 285-304.
- Ruhs, M. (2006). The potential of temporary migration programmes in futur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policy. *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 145.
- SAK AKAVA STTK (16.2.2010). The Finnish Trade Union Movement – what every employee should know (Vol. 2010). Helsinki: SAK AKAVA STTK,.
- ScandAsia (26.08.2010, 26.08.2010). Berry Picking - the Darker Side Retrieved 03.09, 2010, from http://www.scandasia.com/viewNews.php?coun_code=fi&news_id=7150
- Sillanpää, S. (25.10.2009, 25.10). Happy ending: one unfortunate berry-picker gets a helping hand. *Helsingin Sanomat*, from <http://www.hs.fi/english/article/Happy+ending+one+unfortunate+berry-picker+gets+a+helping+hand/1135250319453>
- Skatteverket (2007). Berry-buyers may be employers, from <http://www.skatteverket.se/otherlanguages/inenglish/berrybuyersmaybeemployers.4.906b37c10bd295ff4880001131.html>
- Suomen Ammattiliittojen Keskusjärjestö/ Central Organization for Finnish Trade Unions. from <http://www.sak.fi/suomi/ajankohtaista.jsp?location1=1&sl2=1&lang=fi>
<<http://www.sak.fi/suomi/ajankohtaista.jsp?location1=1&sl2=1><=fi>
- Suomen Ammattiliittojen Solidaarisuuskeskus ry/ Trade Union Solidarity Centre of Finland. from <http://www.sask.fi/>
- Suurpää, J. (9.12.2009). *Vähemmistövaltuutetun Suositukset Ulkomaisten Marjanpoinijoiden Osalta* (No. VVT/20091271). Helsinki: VÄHEMMISTÖVALTUUTETUN SUOSITUKSET ULKOMAISTEN.

- Thai Labour Campaign (Producer). (2009, 11.06.2010) The 2009 Blueberry Fiasco in Sweden. Podcast retrieved from <http://vimeo.com/12489782>.
- The Local (06.08.2010, 06.08.2010). Chinese berry pickers march in protest Retrieved 10.08, 2010, from <http://www.thelocal.se/28232/20100806/>
- The Local (10.08.2010a, 10.08.2010). Berry pickers in new strike in northern Sweden Retrieved 10.08.2010, 2010, from <http://www.thelocal.se/28282/20100810/>
- The Local (10.08.2010b, 10.08.2010). Berry pickers lock up bosses in protest Retrieved 10.08, 2010, from <http://www.thelocal.se/28292/20100810/>
- The Nation (16.07.2010, 16.07.2010). Thai workers head for blueberry fields in Finland Retrieved 25.07.2010, 2010, from <http://www.nationmultimedia.com/home/2010/07/14/national/Thai-workers-head-for-blueberry-fields-in-Finland-30133759.html>
- The Social Insurance Institution of Finland. Study Grant and Housing Supplement Retrieved 03.01, 2010, from <http://www.kela.fi/in/internet/english.nsf/NET/081001133328IL?OpenDocument>;
<http://www.kela.fi/in/internet/english.nsf/NET/081001132434IL?OpenDocument>
- The World Bank. The World Bank Retrieved 10.09, 2010, from <http://www.worldbank.org/>
- Tiainen, P. (1999). *Employment and welfare in Finland in the years 1860-2030 :with application to European employment strategy*. Helsinki: Ministry of Labour.
- Toimihenkilökeskusjärjestö/ Finnish Confederation of Professionals. from <http://www.sttk.fi/fi-FI/>
- Valkonen, J. R., Pekka (2007). The Question of Seasonal Migration and the Practice of Wild Berry Picking in Lapland. *Sociologi ser.* , A:554(Teoksessa Östen Wahlbeck (toim.): Ny migration och etnicitet i Norden).
- Valtion työmarkkinailaitos/The State Employer's Office. from http://vm.fi/vm/en/01_main/index.jsp
- VOA (06.08.2010). Chinese Berry Pickers Protest in Sweden Retrieved 11.08, 2010, from <http://blogs.voanews.com/breaking-news/2010/08/06/chinese-berry-pickers-protest-in-sweden/>
- Yimprasert, J. L. (16.9.2010). *Thai Berry Pickers in Finland*. Helsinki: Migrant Workers Union Thailand.
- YLE (03.08.2006, 30.10.2008). Ukrainian Berry Pickers Feel Cheated Retrieved 01.07, 2009, from http://www.yle.fi/uutiset/news/2006/08/ukrainian_berry_pickers_feel_cheated

209788.html

- YLE (04.08.2006, 30.10.2008). Ukraine Diplomat Meets Stranded Berry Pickers Retrieved 10.07, 2010, from http://www.yle.fi/uutiset/news/2006/08/ukraine_diplomat_meets_stranded_berry_pickets_209852.html
- YLE (07.08.2008, 30.10.2008). Some Ukrainian Berry-Pickers Leave, Others Struggle for Funds Retrieved 01.07, 2010, from http://www.yle.fi/uutiset/news/2006/08/some_ukrainian_berry-pickers_leave_others_struggle_for_funds_209956.html
- YLE (13.06.2008, 01.11.2008). Berry Pickers Come From As Far Away As Vietnam Retrieved 08.07, 2010, from http://www.yle.fi/uutiset/news/2008/06/berry_pickets_come_from_as_far_away_as_vietnam_303561.html
- YLE (14.08.2009, 14.08). Professor: Position Of Foreign Berry Pickers Unconstitutional Retrieved 14.08, 2009- from http://yle.fi/uutiset/news/2009/08/professor_position_of_foreign_berry_pickets_unconstitutional_930253.html
- YLE (17.9.2010). Thai Berry Pickers Face Bleak Working Conditions in Finland. *YLE*, from http://yle.fi/uutiset/news/2010/09/thai_berry_pickets_face_bleak_working_conditions_in_finland_1987445.html?print=true
- YLE (18.07.2006, 20.10.2008). Berry Harvests Smaller than Last Year Retrieved 08.09, 2009, from http://www.yle.fi/uutiset/news/2006/07/berry_harvests_smaller_than_last_year_208848.html
- YLE (18.09.2008). Food Companies Deny Slavery Claims. Helsinki: YLE(Finnish Broadcasting Company).
- YLE (21.01.2010, 21.01.2010). Foreign Berry-pickers Gain More Rights Retrieved 01.03, 2010, from http://yle.fi/uutiset/news/2010/01/foreign_berry-pickers_gain_more_rights_1382999.html
- YLE (21.04.2009, 22.04.2009). Ombudsman Wants Guaranteed Wages for Foreign Berry Pickers Retrieved 08.07, 2010, from http://www.yle.fi/uutiset/news/2009/04/ombudsman_wants_guaranteed_wages_for_foreign_berry_pickets_694061.html
- YLE (23.07.2007, 30.10.2008). Foreign Berry-Pickers Pour into Lapland Retrieved 10.08, 2009, from http://www.yle.fi/uutiset/news/2007/07/foreign_berry-pickers_pour_into_lapland

nd_245001.html

YLE (25.07.2006, 29.10.2008). Dry Weather Stunts Harvest Prospects Retrieved 08.10.2009, 2009, from http://www.yle.fi/uutiset/news/2006/07/dry_weather_stunts_harvest_prospects_209211.html

YLE (25.08.2009). Foreign Berry Pickers Keen on Finland Retrieved 10.06, 2010, from http://www.yle.fi/uutiset/news/2009/08/foreign_berry_pickers_keen_on_finland_952574.html



二、中文文獻

Marx, K. (1975). *資本論* (6 ed. Vol. 1-3). 上海: 人民出版社。

Nachmias, C. F.-N. D. (1.2001). *社會科學研究方法* (陳怡珍, Trans.). 台北: 台灣西學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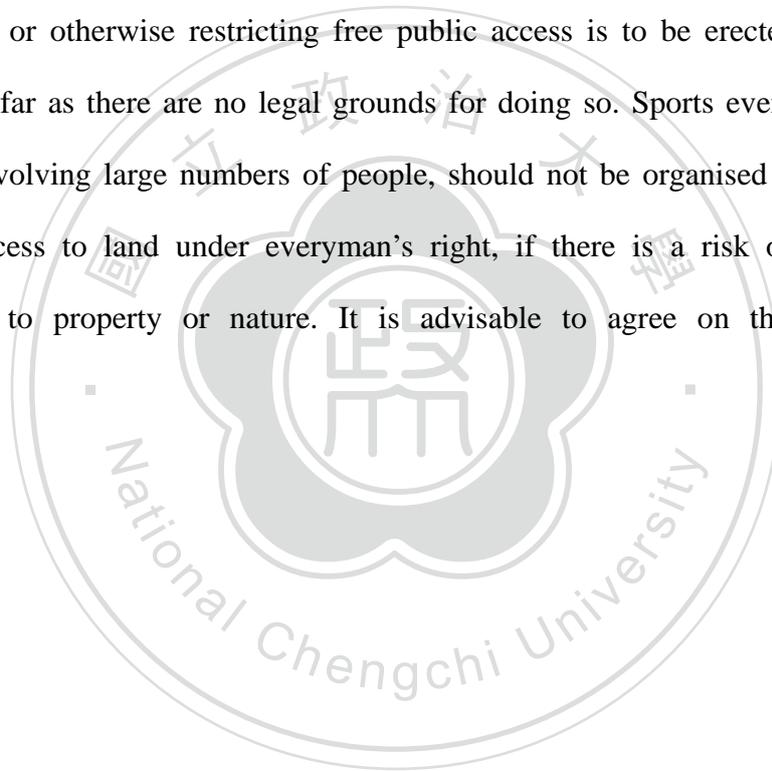
附 件

【附件一】

自然保護法 第 36 條

The Nature Conservation Act 1096/1996, Section 36

Outdoor advertising and prohibition notices No sign prohibiting trespassing, mooring and landing or otherwise restricting free public access is to be erected on land or water in so far as there are no legal grounds for doing so. Sports events, and other activities involving large numbers of people, should not be organised solely on the basis of access to land under everyman's right, if there is a risk of damage or disturbance to property or nature. It is advisable to agree on these with the landowners.



【附件二】

節錄芬蘭外國人法 第 1-3, 11, 81-86 條

—內政部

Aliens Act Section 1-3, 11, 81-86 —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Chapter 1

General provisions

Section 1

Purpose of the Act

The purpose of this Act is to implement and promote good governance and legal protection in matters concerning aliens. In addition, the purpose of the Act is to promote managed immigration and provision of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with respect for human rights and basic rights and in consideration of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binding on Finland.

Section 2

Scope of application

This Act and any provisions issued under it apply to aliens' entry into and departure from Finland and their residence and employment in Finland.

Section 3

Definitions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Act:

- 1) *alien* means a person who is not a Finnish citizen;
- 2) *EU citizen or a comparable person*
means a citizen of a Member State of the European Union (EU) or a citizen of Iceland, Liechtenstein, Norway or Switzerland;
- 2 a) *third-country national* means any person who is not a citizen of the European Union or a comparable person; (358/2007)
- 3) *carrier* means a natural or legal person professionally engaged in passenger transport by air, land, rail or sea;
- 4) *visa* means a permit on the basis of which an alien may enter and stay in the country for a short time if the other requirements for entry are met; 5) *residence permit* means a permit issued to an alien for a purpose other than tourism or a comparable short-term residence entitling the alien to enter the country repeatedly and stay in the country;
- 5 a) *long-term resident's EC residence permit* means a status and residence permit specified in the Council Directive 2003/109/EC concerning the status of thirdcountry nationals who are long-term residents, issued to a third-country national by a Member State of the European Union; (358/2007)
- 6) *residence permit for an employed person* means a permit required from an alien for residence in Finland or on board a Finnish vessel if the alien intends to have such gainful employment to which he or she would not have the right under another residence permit or without a residence permit;
- 7) *residence permit for a self-employed person* means a permit required from an alien

- for residence in Finland if the alien intends to pursue a trade;
- 8) *gainful employment* means working against payment in an employment relationship in the private or public sector or some other employment relationship;
- 9) *self-employed person* means a person who pursues a trade or profession in his or her own name (person pursuing a trade) or is comparable to such a person on the basis of his or her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 10) *Refugee Convention* means the Convention relating to the Status of Refugees (Treaty Series of the Statute Book of Finland 77/1968);
- 11) *refugee* means an alien who meets the criteria laid down in Article 1 of the Refugee Convention;
- 12) *refugee status* means status granted to an alien acknowledged as a refugee;
- 12 a) subsidiary protection status means a status granted to an alien eligible for subsidiary protection; (323/2009)
- 13)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means refugee status, subsidiary protection status or a residence permit granted on the basis of humanitarian protection; (323/2009)
- 14) *asylum* means a residence permit issued to a refugee under the asylum procedure;
- 15) *sponsor* means a person residing in Finland whose residence is the basis for applying for a residence permit on the basis of family ties for a family member abroad;
- 16) *Council Regulation on determining the State responsible for examining an asylum application* means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343/2003/EC of 18 May 2003 on establishing the criteria and mechanisms for determining the Member State responsible for examining an asylum application lodged in one of the Member States by a thirdcountry national;
- 17) *Schengen Convention* means the Convention implementing the Schengen Agreement of 14 June 1985 on the gradual abolition of checks at common borders

- concluded in Schengen on 19 June 1990;
- 18) *Schengen acquis* means a set of rules integrated on 1 May 1999 under the Treaty of Amsterdam as part of the acquis of the European Union, which comprise the 1985 Schengen Agreement, the 1990 Schengen Convention, the accession agreements of the Member States and the decisions and declarations issued by the Schengen Executive Committee, and any provisions issued under the acquis at a later stage;
- 19) *Schengen State* means a State applying the Schengen aquis;
- 20) *Schengen area* means the area of Schengen States;
- 21) *border control authority* means the Border Guard or other authority entitled to perform border checks referred to in the Border Guard Act (578/2005); (619/2006)
- 22) *trafficking in human beings* means the trafficking and aggravated trafficking in human beings referred to in chapter 25, section 3 and 3a of the Penal Code (39/1889); (619/2006)
- 23) *victim of trafficking in human beings* means an alien who, on reasonable grounds, can be suspected of having become a victim of trafficking in human beings. (619/2006)

Chapter 2

Entry into Finland

Section 11

Requirements for entry

(1) Aliens may enter Finland if:

- 1) they hold a required valid travel document that entitles them to cross the border;

- 2) they hold a required valid visa, residence permit or residence permit for an employed or self-employed person, unless otherwise provided by European Community law or any agreement binding on Finland;
 - 3) they can, if necessary, produce documents which indicate the purpose of their intended stay and prove that the requirements for entry are met, and they can prove that they have the secure means of support, considering both the projected length of their stay and their return to the country of departure or transit to a third country to which they are certain to be admitted, or that they can legally acquire such funds;
 - 4) they have not been prohibited from entering the country; and
 - 5) they are not considered a danger to public order, security or health or Finlan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2) Provisions on the grounds for refusal of entry are laid down in section 148.

Section 81 (549/2010)

Employment without residence permits

Aliens have the right to gainful employment without a residence permit if they:

- 1) arrive in the country on the basis of an invitation or agreement to work as interpreters, teachers, experts or umpires for a maximum of three months;
- 2) arrive in the country on the basis of an invitation or agreement to work as professional artists or athletes, including assisting, technical or training staff, for a maximum of three months;
- 3) work as seamen either on board a vessel entered in the list of merchant vessel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or, if they have entered the service outside Finland, on board a vessel which mainly sails between foreign ports;

- 4) arrive in the country to pick or harvest berries, fruit, specialty crops, root vegetables or other vegetables or to work on a fur farm for a maximum of three months;
- 5) arrive in the country as permanent employees of a company operating in another Member State of the European Union or the European Economic Area to perform temporary contracting or subcontracting under the freedom to provide services, if they hold permits entitling them to reside and work in that other State, and if the permits remain in force once they have completed the work in Finland; or
- 6) enter Finland for a maximum of three months as researchers on the basis of a hosting agreement under the Directive on researches signed in another Member State to carry out a research project specified in the Directive on researchers.

Aliens who have applied for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have a right to gainful employment without a residence permit if they:

- 1) have a document referred to in section 11(1) and have stayed in the country for three months; or
- 2) have stayed in the country for six months.

If the employer or contractor has no office in Finland, an alien has the right to gainful employment without a residence permit:

- 1) as a product demonstrator or member of a film crew for a maximum of three months;
- 2) as a member of the crew of a motor vehicle in foreign ownership or possession, with the alien driving the vehicle, the crossborder transport of which consists of taking the vehicle to its destination or collecting the vehicle from its place of departure, or if the traffic in Finland is connected with a regular service between

locations at least one of which is abroad, and the alien has no place of residence in Finland; or

3) as the leader of a tourist group travelling to Finland from abroad.

If an application for a residence permit for an employed person or an application for an extended residence permit for a self employed person concerning the same professional field was filed while the previous residence permit was still in force, an alien may continue the work until a decision has been made on the application.

Section 81a (34/2006)

Aliens with degrees or qualifications

received in Finland who are continuing or starting work

- (1) If the application for an extended residence permit for the purpose of employment or seeking work was filed when the previous residence permit issued for the purpose of studying under section 45(1)(3) was still in force, the alien in question may continue the work that he or she had been doing under the previous residence permit or start new work.
- (2) If the application for an extended residence permit for the purpose of employment was filed when the previous residence permit issued under section 54(4) was still in force, the alien in question may start working after he or she has found work.
- (3) If the application referred to in subsection 1 or 2 is refused, the work may not continue even if the decision is appealed.

Procedure and competent authorities

Section 82

Filing applications for a residence permit for an employed or self-employed person

- (1) An application for a residence permit for an employed person may be filed either by an alien or, on the alien's behalf, by the employer without a specific authorization. The application may be filed with a Finnish mission, an employment office or the District Police.
- (2) An application for a residence permit for a self-employed person may be filed with a Finnish mission or the District Police.

Section 83

Competence to issue residence permits for employed persons

- (1) Employment offices decide whether the requirements for issuing a residence permit for an employed person under section 75(1) are met. They decide whether the employment is temporary or continuous.
- (2) After a favourable decision has been made by an employment office under subsection 1, the Finnish Immigration Service issues the alien with a first residence permit for an employed person, unless otherwise provided in section 75(2) and unless the alien filing the application has another valid residence permit. The Finnish Immigration Service decides whether the grounds are unfounded referred to in section 49(1)(3). (973/2007)
- (3) If the alien filing the application has a valid residence permit and the provisions in section 75(2) do not provide otherwise, the District Police issue the alien with a new after a favourable decision has been made by the employment office under subsection 1. If the application concerns the same line of work, the employment office does not, however, carry out the consideration referred to in section 72(1). (619/2007)

Section 84 (1426/2009)

Competence to issue residence permits for self-employed persons

- (1) Centres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Transport and the Environment decide whether the requirements for issuing a residence permit for a self-employed person under section 76(1) are met. Centres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Transport and the Environment decide whether the trade pursued by the self-employed person is temporary or continuous.
- (2) After a favourable decision has been made by a Centr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Transport and the Environment under subsection 1, the Finnish Immigration Service issues the alien with a first residence permit for a self-employed person, unless otherwise provided in section 76(2) and unless the alien filing the application has another valid residence permit. The Finnish Immigration Service decides whether the grounds are unfounded referred to in section 49(1)(3).
- (3) If the alien filing the application has a valid residence permit and the provisions in section 76(2) do not provide otherwise, the District Police issue him or her with a new residence permit for a self-employed person after a favourable decision has been made by a Centr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Transport and the Environment under subsection 1.

Section 85

Other powers of employment offices

- (1) Employment offices decide on not issuing residence permits for employed persons on grounds laid down in section 187.
- (2) Employment offices give advance information referred to in section 78 on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labour market for issuing residence permits for employed

persons.

- (3) The employment offices in the municipalities with the most relevance to the mobility of foreign labour as provided in more detail by decree of the Ministry of Employment and the Economy are competent to perform the duties provided in this Act. (973/2007)

Section 86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uthorities

- (1) Separate provisions shall be given on the supervision of remuneration and other terms of employment falling under the responsibility of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uthorities.
- (2) If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uthorities have reasonable grounds to suspect that a work permit offence referred to in Chapter 47, section 6a of the Penal Code (39/1899), violation of the Aliens Act referred to in section 185(1) of this Act, or employer's violation of the Aliens Act referred to in section 186 has been committed, they shall report the matter to the police.
- (3)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uthorities shall, if necessary, be provided with an opportunity to be present and to be heard when offences referred to in subsection 2 are investigated by the police or heard in court.
- (4)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uthorities supervise compliance with the obligations provided in section 73(2) and (4), as provided by the Act on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Enforcement and Cooperation on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t Workplaces (44/2006). (49/2006)